



施兄抱妻強姦一

不知擲傷身死燒屍滅跡

照渠父總麻以上

長屍斬律減等擬流

題據浙撫審題烏程民閔三擲石擊傷胞兄

閔廷公身死一案緣閔三娶妻倪氏伊兄閔廷公向

係單身帮同閔三種地度日嗣閔三于五更時分往

田看秧倪氏卽起餽蚕閔廷公頓起淫心裸露下體

潛往樓抱求姦倪氏情急喊拒閔廷公撲抱愈力搭

倪氏咽喉抓傷頸項左側耳扯斷褲帶倪氏急爲掙

脫又自磕傷太陽有閔廷貴聞喊因年老聽聞清

疑爲夫婦角口不加查問隨後閔三歸家聞喊奔入
驚見有人抱妻圖姦一時忿激不暇詳視輒拾石塊
擲打適閔廷公回顧中傷左太陽倒地閔三携燈照
看始知伊兄血流將斃訊問倪氏告知強姦情由閔
三隨往喚閔廷貴至彼救治閔廷公傷重旋即殞命
閔三畏罪懇求閔廷貴代爲隱瞞捏稱中暑急病身
死買棺私殮扛擡燒化經縣訪聞詢據鄰証人等僉
供無異是問三之致死閔廷公實由伊兄淫亂滅倫
該犯捕姦忿擊所致並無別情惟是閔三所供拾石

擲去並不知係伊胞兄等語臣親加研鞫因倪氏出
房飼蚕將油燈盞置于地下不甚明亮閔三自田歸
家門井關閉聞妻聲喊奔入之時閔廷公不知伊弟
已回尙在樓抱閔三自外進屋見一人摟住其妻止
見背影並不知爲伊兄而閔廷公與倪氏素常亦無
戲謔之事閔三倉忙一擊不虞卽係其兄再四究詰
矢口不移至屍棺雖已燒燬骨殖現存並無棄毀查
律載犯時不知者以凡論又律載本夫子姦所獲姦
登時殺死者勿論又律載卑幼不得殺尊長犯則依

故殺律科罪又乾隆十三年七月刑部咨文凡卑幼
致死尊長事關服制應從本律各按本律定擬如情
有可原止於案內敘明情由不得聲明兩請等語今
閱三擊死胞兄閔廷公服制攸關應按本律定擬閔
三除燒屍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胞兄律應凌遲處
死等 具題經臣部以律載妻妾與人通姦而本夫
於姦所獲姦登時殺死勿論又例載卑幼不得殺尊
長犯則依故殺律科罪又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
知者以凡論各等語今此案閔廷公係閔三胞兄閔

三于五更時赴田看秧伊妻倪氏起而飼蚕閔廷公

見氏獨處頓

淫念輒裸露下體樓抱圖姦倪氏不

從拒喊適閔

一回歸聽聞趨救見其妻被人樓抱求

姦一時忿激情迫倉惶又值燈遠昏暗不暇詳視未

曾認係伊兄拾石擲毆致將閔廷公誤傷殞命細閱

案情閔廷公之強姦弟婦已干內亂之條閔三回歸

驚見忿激之際惟知獲姦實不知爲伊兄按其情節

實係犯時不知自未便遽依卑幼不得殺尊長之例

問擬乃該撫既將閔三犯時不知爲兄情形聲敘于

前又將該犯照故殺胞兄律擬以凌遲處死于後情
罪不符事關寸磔不便牽結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
閔三因捕姦而誤傷胞兄實係犯時不知應照律勿
論但匿不報官應照不應重律擬杖具題臣部將閔
三改照毀棄緦麻以上尊長死屍斬律減一等擬流
於乾隆十五年五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出繼之姪毆死胞叔不照降服仍卽斬決

刑部 題據晉撫審題孝義民劉得功奪刀誤傷劉起甫身死一案緣劉得功原係劉起甫胞侄劉起甫出繼劉福位爲嗣係降服總麻劉得功在家言及本支堂叔祖劉福位年老無嗣將來遺產理應伊家承受當被劉起甫聽聞心有不平至晚劉起甫在街乘涼適遇僧人心印遂將所聞之言告知并責劉得功不通人信時劉得功聽聞出辯劉起甫卽行趕毆劉得功跑跌合面倒地獨起甫按住用拳毆傷劉得功

左臂膊并拔劉得功身佩小刀劉得功乘勢翻轉劉
起甫持刀挖眼劉得功情急用手護架被劉起甫扎
傷額角脰膊等處劉得功掙起前跑誤跌坑內劉起
甫持刀追趕亦跌入坑將刀掉落劉得功恐被拾刀
復扎翻身起坐拾刀劉起甫亦卽坐起棒住劉得功
持刀之手用力向奪劉得功將刀上揚劉起甫棒住
拉奪劉得功手往前劉起甫側身左閃劉得功將
刀拉回以致劃傷劉起甫右耳根并右手心右手虎
口越日殞命查劉起甫雖係劉得功胞叔但已過繼

劉福位爲嗣則與劉得功服屬總麻應從所後服制

定擬將劉得功斬候具題經臣部以例內本宗爲人

後者之子孫于本宗

親屬有犯照所後服制定擬等

語此專指爲人後者之子孫而言爲人後者之本身

于本身親屬原係一本情親分近不得因其出繼并

降其罪故例內並無出繼之人與本生親屬有犯亦

照所後服制定擬之條今查劉起甫與劉得功之父

劉起仕原係同胞兄弟劉起甫係本身出繼未便與

爲人後者之子孫並論且查毆期親尊長條內凡弟

妹毆兄姊者姊妹雖出嫁兄弟雖爲人後降服其罪亦同等語夫弟與胞兄有犯尙且降服不降罪况親叔名分尤尊豈有以侄違克肆毆反依所後降服科斷之理姪毆親叔致斃倫紀有關未便率結應令該撫詳核律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劉得功改依侄毆伯叔致死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乾隆十八年七月內議覆奉

旨劉得功着卽處斬餘依議

圖賣姪媳將胞姪故行殺害比照定擬案

刑部爲呈報事該臣等會同刑部徐六勒死胞姪徐三

皂一案據安撫衛疏稱緣徐三皂家貧双瞽在外

乞食有妻張氏無人養贍徐六起意拆賣張氏食得

財禮商之徐三皂胞弟徐可周不允乾隆十六年十

月二十八日徐六用言逼嚇徐可周不敢與爭隨于

三十日往告張氏之弟張討私相計議將張氏送伊

祖姑魏徐氏家安頓再接徐三皂往彼度日張討允

從同至徐六家向徐六捏稱領賣徐六信以爲實遂

將張氏領至魏徐氏家寄住徐三皂至徐六家追問
伊妻張氏下落徐六頓萌殺機詭稱張氏現在老集
誘令同往徐三皂同至陶家灣天色昏暗徐六卽將
徐三皂推倒以上身同右臂壓住徐三皂身子用左
手取身帶麻繩從項下塞過狠勒徐三皂立時殞命
屢審不諱徐六應比照伯叔爭奪姪財產故行殺害
例擬絞監候奏請

定奪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徐六應比照伯
叔爭奪姪財產故行殺害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係

比照罪名照例奏請

定奪併稱照例斷追徐六財產一半給與張氏養膳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可也等因乾隆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奉

旨徐六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叔母主使胞兄勒死胞弟部駁以叔母爲首
下手之兄爲從

刑部題據

盛京刑部侍郎審題劉海青聽從叔母勒死胞弟劉七
一案緣劉海青胞弟劉七素性兇暴嗜酒爲匪又時
在家中混行嚷鬧是日與伊兄劉海青大肆詬詈叔
母陳氏從旁勸解更觸其怒反被推跌陳氏忿極頓
起殺機隨威嚇伊胞兄劉海青等將劉七綁縛勒死
以除其害劉海青無奈率同叔伯兄弟劉起瑞親侄

劉牛子用繩縛其手足，殆至空屋。劉起瑞與劉牛子遂各他往。唯劉海青一八用麻繩套在劉七項上，兩手對拉，因氣力有限，尙未致死。適值劉牛子之弟劉花子來家，劉海青遂喝令同勒劉花子，始不敢下手。及至威嚇不已，勉從其言。與劉海青分執繩頭，拉勒劉七立時殞命。隨即棺殮送出。次日劉海青又遵陳氏之命，帶領周大等，龔屍掩埋。嗣經劉起漢呈報，屢審供認不諱。將劉海青絞候，劉花子依律凌遲處死。陳氏擬流，周大擬徒。劉起瑞等分別杖笞等因具

題經臣部以妻改殺夫之兄弟子者絞監候又例內
故殺期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妹律均擬絞監候又
例內尊長謀殺卑幼除為首之尊長仍依故殺法分
別定擬外其為從加功之尊長按服制各依為首之
罪減一等等語今陳氏威嚇主使改殺夫兄弟之子
按照本律應擬絞候劉海青聽從下手係屬為從例
應減等擬流乃該侍郎等將為首主使之陳氏照伯
叔姑故殺侄律擬以流罪收贖而為從下手之劉海
青擬以絞候與律不符爭關生死未便率覆應令該

侍郎另按律例分別首從妄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侍郎等除故殺夫之兄弟子律應
擬絞之陳氏病故不議外將劉海青改依謀殺期親
弟妹爲從加功律擬流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九年四
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有關倫常命案待 與年久應將現犯先結駁案

刑部題議得 蘓撫莊 疏稱沈乾等毆傷伊叔沈玉

佩身死沈龍畏罪脫逃一案先據該撫以該縣驗審
提訊現犯沈乾供因欲錫伊弟時值昏黑傷及沈玉
佩右肋而致命胸膛等傷則皆諉之在逃之沈龍其
左腿之傷并稱不知何人所踢情多狡卸見証陸娥
若等又扶同附和沈龍在逃未獲草率定擬先經題
請俟緝獲沈龍到案之日另行扣展審結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此案 品候質審之沈乾雖事在

恩詔以前但所犯情罪有關倫常與提禁保釋之

赦款不符應仍監候俟緝獲沈龍一併質審明確定擬
除勒限嚴緝沈龍務獲質審外相應具題前來查沈
乾等毆傷胞叔沈玉佩身死先據該撫以沈乾供稱
因勸伊弟不理用脚向踢暗中誤傷伊叔沈玉佩其
致命胸膛等傷稱係實屬伊弟沈龍所毆現在沈龍
脫逃題請緝獲另行扣限在案查沈玉佩致死之處
沈乾既認曾踢一脚是沈乾原係應決重囚並非「
連侍質之人從前因沈龍在逃恐係該犯推卸重罪

是以照例題明展限令
十越五年沈龍未獲該撫自
應將現犯沈乾悉心詳
審按律擬絞定案如果出自
誤傷情有可憫原可照
例敘明情節如以推卸重傷
難遽憑信恐將來質証
無人亦應題明照三年無獲
入于緩決之例辦理俟
緝獲沈龍之日審明正法
乃該撫僅以有關倫常
題請不准援

赦保釋既與現行定例不符且致重案久懸殊屬未協
應令該撫再行研審取具確供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其脫逃之沈龍仍令勒限嚴緝務獲審擬具題完結

可也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奉

旨部議甚是依議

聽從父命捉兄兩手聽父捆縛致死仍卽斬決
刑部會議得李國華聽從父命帮縛胞兄李國榮按

捺泥田身死一案據湖撫常疏稱緣李足能生有

四子長李國勝次李國榮三李國華四李清華李國

榮強暴好酒醉後忤逆父李足能稟縣責懲有案嗣

李足能赴孟家溪收賬命子李國華同往李國榮醉

後會遇向索銀兩李足能令俟收賬回日付給李國

榮拉住李足能不放李足能令李國華扶掖同行李

國榮酒醉脚軟屢致傾跌李足能氣忿詈罵李國榮

回詈李足能將柱杖向毆李國榮閃跌罵不絕口李足能隨解衣包棕繩捆縛送官李國榮亂滾李足能喝令李國華幫縛李國華不從李足能聲言一併送官李國華無奈捉住李國榮兩手李足能將李國榮反背縛縛李國榮聲言送官回家定將李足能打死其時李國榮仆臥田內李足能卽騎壓李國榮背上將李國榮之口按入田內李國華再三勸阻李足能釋手起立李國華當將李國榮扶起因田泥濘李國榮氣閉身死李足能移屍裝溺審供不諱將李國華

依弟毆胞兄致死律擬斬立決聲請定奪具題經刑部等以情節未確題駁去後今據該撫方疏稱復

加研訊如奉駁李國榮如果忤逆罵父屬實李國華

並無同謀加功情事則當其按捺泥中致斃不過致

死一忤逆之子何妨投明報官一節查李國榮先因

醉後忤父送官責懲有案搬赴益陽居住迨後中途

偶值彼此無心焉得有預謀致死之念李國榮索銀

詈罵以致激怒李足能乘其醉跌田中始解繩向縛

送官李國榮亂滾不服隨喝令李國華捉手幫縛又

因其仍罵不止李足能始騎壓背上擎入泥中本圖制服不虞氣閉身死在李足能尙非有心欲殺而李國華並無同謀加功似屬可信其不報官乃鄉愚畏累起見委無別情如奉駁始則移屍投河假裝溺斃繼復令李國華携包先行始行喊救已有預爲開脫之心一節查李足能供稱致死李國榮之後既恐人加以不慈之名又惧村鄰心疑報官拖累是以移屍投河假裝溺死嗣因不忍子屍漂流命李國華携包先回喚人幫同抬歸殮理且以屍白水中撈起渾身

浸濕免啟人疑並非預爲開脫李國華將屍抬回殮
埋則李足能命子回家喚人而非令其潛逃開脫實
非捏飾如奉馭迨後事發李國華情虛脫逃一節查
李國華供稱李國榮死後伊父李足能主持匿報事
已寢息伊卽赴益陽縣妻父家幫工六月聞知差喚
伊係鄉愚從未見官因仍在妻父家躲住數日至相
驗時伊聞信回家卽隨差到案如果因情虛畏罪事
隔兩旬有餘早已遠颺他省如何尚在附近被獲等
語隨查原差等供稱該犯委係自回經差役在伊家

會遇帶訊並非遠處緝獲檢查原卷核對相符則該犯並非情虛脫逃亦屬可信如奉駁李足能將李國榮按捺泥中騎壓身上之時李國華無欲死其兄之心何不卽解其縛使得輾轉脫命而乃旁觀用言勸阻顯有同謀加功情事一節查李國華供稱伊父李足能騎壓李國榮之時正在盛怒之際且李國榮兩手背縛被伊父坐騎臂下無從解縛又不敢力推伊父惟用手向拉父又堅執不起及至拉開父身李國榮已經氣閉身死原非袖手旁觀等語核其供情實

無同謀加功情事如奉駁既將李國華以毆死胞兄
論斬又以該犯並未加功聲明候議案情混淆難以
遷就完結一節查律載弟毆胞兄至死者不分首從
皆斬等語則毆之一字兼已傷未傷而言凡共毆期
親尊長者不論傷輕傷重卽在爲從之例律內並無
毆未成傷不作共毆之文今李國華聽從父命將胞
兄李國榮兩手捉住聽父細縛則李足能之捆傷卽
李國華之共傷也且按泥閉死之由實因先已捆縛
所致事關倫紀法難寬貸是以按照弟毆死胞兄律

論斬惟是捉手幫強之時原止意在送官迨後李足
能將李國榮按泥悶死實出意料之外既無欲死其
兄之心亦無冤毆情事論法雖無可寬論情實有可
原與事關服制情可矜憫於案內敘明情節聽候部
議之例相符今遵駁逐一詳鞠明聯案情並無混淆
將李國華仍照前擬斬立決具題查李國華既據該
撫逐一研鞠實係聽得伊父李足能囑令捉手幫強
以致李足能將李國榮按捺斃命雖無欲死其兄之
心但服制攸關法難寬貸應如所題李國華合依弟

毆胞兄死者斬律擬斬

以改

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李國華著卽處斬餘依議

國華著明神宗

日

通志及後書

神宗三十二

日

聽從母命幫縛胞兄實不知母有致死之心改
照毆兄律加等擬流

刑部會議得黃大本聽從伊母戴氏幫鎖伊兄黃大
朋戴氏將黃大朋勒死一案蘇撫高 疏稱緣黃
大本年甫十六隨母戴氏務農長兄黃大朋流蕩爲
匪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夜行竊葛立安家銅
杓等物携贓出變被葛立安獲獲奪贓毆傷適黃大
本輪值莊保葛立安交贓轉報黃戴氏恐黃大朋潛
逃拖累隨取鉄鍊令黃大本栓住兩手鎖於臼上初

九日有堂叔黃國祥以黃大朋和竊碍族顏面央懇
葛立安免報並詢明黃大朋不再爲匪代寫狀詞勸
放黃大朋盡押交葛立安收執是夜黃大朋仍卧草
鋪黃大本亦往就寢戴氏復慮黃大朋放出爲匪仍
欲鎖錮隨卽起身往騎黃大朋身上喊令黃大本帮
按黃大本睡起以黃大朋旣屢改過跪求免鎖戴氏
不從黃大本無奈將黃大朋兩腳按住戴氏用帶縛
足仍將黃大朋鍊鎖戴氏令黃大本先睡將黃大朋
訓誨黃大朋詈罵戴氏拳毆其後助黃大朋輒以放

火殺人連累伊母不得好死之言咒罵戴氏忿恨頓起殺機遂騎黃大朋身上壓住兩手將黃大朋頸內鉄鍊收勒黃大本睡熟不及救阻登時殞命審供不諱將黃大本依律擬斬立決黃戴氏依律杖六十徒一年照律收贖具題經臣部以此案黃大朋係黃大本胞兄伊母黃戴氏致死黃大朋該撫以黃大本幫同緝縛並不知其母有致死之心將黃大本照弟毆胞兄死律擬以斬決細核案情黃大朋行竊被獲伊母戴氏訓斥不服起意致死至黃大本年已十六並

非不知人事之時伊母將伊兄釋放後復欲鎖錮該犯既被喚起聽從母命幫同鎖縛豈有安然復行先睡之理且房屋前後兩層聲息可通黃戴氏勒死黃大朋時黃大朋豈遂甘心就死毫無聲响而黃大本亦竟全無知覺殊非情理如黃大本窺破伊母欲殺其兄任聽施爲故作睡熟則其幫同鎖鍊卽屬有心干犯自應立置典刑若果如該撫所稱黃戴氏令黃大本幫同按捺彼時尙無致死之心黃大本於鎖禁後卽行睡熟則黃大本僅知伊母鎖禁其口不能逆

料其母有殺兄之事與當場目擊致死者不同又未
便將黃大本照弟毆胞兄至死律定擬至黃戴氏令
黃大本先睡後勒死黃大朋其爲時久暫並房屋相
隔遠近俱未分晰聲明應令再行妥擬到日再議題
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黃大本睡後被喚披衣而起
聽從母命將伊兄幫同鎖縛之後伊母見其衣褲均
未穿好身發寒顫促令先睡彼時實不料其母有致
死之事故聽從先睡並無別情與當場目擊致死者
不同將黃大本改照弟毆胞兄傷者律擬徒黃戴氏

仍照前疏原擬徒罪收贖查黃大本帮母縛兄之後
遽先就睡以致黃大朋無人救護被母勒斃若僅照
毆傷胞兄律擬以杖徒亦覺情浮於法臣等酌議將
黃大本應得徒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黃戴
氏仍照原擬依故殺子孫律杖六十徒一年照例收
贖於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救父毆傷胞叔應從末減另擬具奏

刑部題會看得于添位主使伊子于熱兒等毆傷胞
兄于添金身死一案據直督周 疏稱緣于添位係
子添金同母胞弟于大造于二造係于添金無服族
弟乾隆四十年十二月間于添金買地一段與于添
位地畝毗連于添位歷年翻犁稍有侵占迨四十一
年五月初十日于添金查知侵占情事當向于添位
理論爭吵而散于添金又另有地一段與于大造等
地界相連于大造等在于添金地旁占走路于添金

遂于六月初三日將于添位及子于熱兒併于大造
于二造等一併控縣于添位因于添金不念手足情
分心生氣忿遂起意糾毆洩忿于大造均各允從是
晚于熱兒遂取木棍于二造携取鉄尺于大造與于
添位徒手一同走至于大造將于添金攙按倒地于
熱兒用棍毆傷于添金左胎膊併左手腕左膝右腳
腕右臙肘右嚙眼等處于二造亦用鉄尺毆傷于添
金右手腕左右腳腕左腳大趾右手背右脚跟等處
併將右手腕左右腳腕骨毆折于添位在旁站立並

未動手時于添金之子于瑞聽聞趨至見父被毆情
急救護卽取木棍向前混毆因黑暗之中誤傷于添
位左眼角連眉梢處所詎于添金傷重旋即殞命審
認不諱查于添位因侵占伊兄于添金地畝被控輒
敢不顧倫紀主使于二造等圖毆洩忿以致于添金
因傷斃命于添金被毆各傷惟于熱兒所毆右腰眼
二處係屬致命自應以于熱兒所毆右腰眼二處爲
重傷擬抵將于添位于熱兒均依律擬斬立決具題
應如所題于添位合依弟毆胞兄死者斬律擬斬立

決于熱兒合依姪毆伯叔死者斬律擬斬立決于瑞
合依姪毆伯叔傷者照弟妹毆兄姊傷者杖一百徒
三年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于二造應照同
謀共毆人執持刀鎗等項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
近邊充軍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于大造合休
餘人律杖一百再加枷號兩個月乾隆四十一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奉

旨刑部議覆直督周元理審擬于添位主使伊子于熱兒
等毆死胞兄于添金依律問擬一本于添位于熱兒

均着卽處斬至於添金之子于瑞擬照姪毆伯叔
傷杖一百流二千里之處雖係按律辦理但細釋案
情于瑞聞父被毆業經垂斃因用木棍混打於黑暗
中致傷伊叔實屬情切救父且于添位主使子弟毆
死胞兄本係應得重罪之人是于瑞與尋常姪毆伯
叔者不同自可量從末減着交刑部另行定擬具奏
餘依議欽此

救父傷死胞叔情形未確部駁研訊確情

刑部題會看得楊晉致傷胞叔楊娘身死一案據福

撫鐘疏稱楊晉之父楊傳與楊娘同胞兄弟緣楊

傳等有祖遺竹山一片乾隆四十二年輪應楊娘掌

管三月初六日楊晉往山掘取竹笋三根適楊娘之

子楊強遇見將笋奪去告知楊娘楊娘往投楊傳欲

令訓責其子楊傳答以山屬公產掘笋數根事屬細

微致相爭角楊傳舉拳欲毆楊娘隨手携取鎌刀抵

嚇楊傳跑走失足跌地楊娘赶近正欲用刀向砍楊

傳大聲喊救楊晉在園聽聞趕回看見恐父受傷奪住刀柄與楊娘對扯楊晉扯奪不過將手一鬆不料楊娘用力過猛致刀頭自己扎傷左乳骨折倒地延至初十日殞命審認不諱將楊晉依律擬斬立決具題查鞫獄務得實情而供看尤宜符合此案楊晉致傷胞叔楊娘身死因楊娘持刀趕砍伊父楊傳該犯奪住刀柄與楊娘對扯楊娘力猛自行扎傷致斃雖係罪干重辟究因情切救父如其情節確切自應臣部照例聲明請

官定奪但細查楊晉供詞內稱該犯在園聞父喊救趕回
見父倒地伊叔楊娘拿刀要砍情急奪刀楊娘用力
過猛自行扎傷等語是該犯聞喊趕回在先而伊叔
用力向砍適在該犯趕回之際得以瞥見奪刀乃該
撫所敘看語又稱楊娘追趕伊兄楊傳跌地正欲用
刀向砍楊傳喊救楊晉在園聽聞趕回奪刀楊娘力
猛自扎殞命則是楊傳跌地喊救之時正楊娘持刀
欲砍之候情形危急此時楊晉尙在園工作即使聞
喊奔來豈能舉步卽至而楊娘旣已趕近向砍其勢

已間不容髮又豈能擎刀不動以待自園聞聲來救
之人逐細詳察於事於理均難遽信總之在楊娘之
將近向砍必無姑緩須臾之勢在楊晉之在園聞聲
趕救實有緩不濟急之理則此案恐非當日實在情
形或楊娘並無持刀向砍楊晉藉詞狡卸實有逞冤
干犯等情均未可定應令該撫研審確情詳細聲敘
到日再議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同子毆死胞兄外因子毆傷重擬斬立決父科
傷罪部駁改應不分首從皆斬決

刑部題會看得何與等毆傷期親服伯何文魁身死

一案據湖北撫陳疏稱緣何與係何文魁期親服

姪何與之父何文亮弟兄五人長何文魁次何文亮

三何文達四何文明五何文景何文景等祖遺公山

一分於乾隆四十二年正月間五股均分何文魁分

得山田係何文亮向來費本開墾當懇何文魁讓種

一年以補辛力何文魁不允而散四月初五日何文

亮見山尙未耕種偕子何興各帶鋤頭同赴何文魁
分受山田播種粟穀何文魁瞥見斤責並用鋤頭毆
傷何文亮頂心偏右何文亮舉鋤回毆何文魁將身
閃側致傷脊背何文魁格落鋤頭何文亮因傷痛倒
地何文魁復又撲攏圖毆何興見父業已受傷恐被
再毆舉鋤格架致傷何文魁頂心偏左鋤頭落下又
帶傷左肩甲因該處山坡斜陡何文魁站立不穩滾
跌下坡又擦傷左右額角左太陽等處逾時殞命報
驗審訊不諱查何文亮先毆何文魁脊背雖係致命

之處原驗傷痕不甚深重惟何與毆打何文魁頂心偏左傷至骨損自應何與擬抵將何與擬斬立決何文亮擬徒事犯在

恩詔以前減爲杖一百具題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不分首從皆斬若姪毆期親伯至死者亦皆斬等語是卑幼共毆期親尊長至死並無首從之分凡預毆者均應擬以斬決律載顯然此案何與同父何文亮共毆何文魁至死查何與係何文魁期親服姪何文亮係何文魁期親服弟按律定擬均應斬決今該撫以何

文魁致死之傷係何與所毆將何與依姪毆期親伯
死者律擬以斬決何文亮依弟毆胞兄傷者擬徒杖
赦減杖顯將應行斬決之犯杖徒殊屬舛誤應將何文
亮何與均合依弟毆胞兄及姪毆胞伯至死不分首
從皆斬律擬斬立決再此案係該撫引律錯誤並非
案情疑竇毋庸駁審理合聲明乾隆四十二年十月
二十一日奉

旨刑部核覆湖北省具題何與同父何文亮共毆期親尊
長致死均改爲擬斬立決一疏所改甚是此案何文

亮毆傷胞兄至死何與毆傷胞伯事關服制厥罪維
均但因一命而令其父子兩人俱立置重辟未免可
憫何與著卽處斬何文亮着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
決並交刑部存記明年秋審人于有關服制冊內聲
明請旨至該撫陳輝祖審擬時豈不知律有毆死期
親尊長不分首從之條乃於何與卽照毆死律擬抵
何文亮僅照毆傷律擬徒一事兩引實屬舛誤卽或
該撫不忍其父子二人俱死欲爲求生亦應照律擬
罪具題另行專摺入奏候朕酌量加恩豈可不守律

文奉行分別誤擬之理陳輝祖着明白回奏欽此

捉姦悞毆父斃照過失殺擬流并將姦夫比例擬絞案

刑部會看得潛江縣民李廷珍與父李仲遠捉姦李廷珍昏夜失手致傷李仲遠身死一案先據陞任湖撫彭 疏稱京山縣民黃么卽李么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撐駕舊湖船至潛 邑垵埠垵地方變賣借寓李仲遠家數日而返乾隆十二年二三兩月黃么復在垵埠垵地方傭工因至李仲遠家數次卽與仲遠之媳劉氏熟識于三月二十四夜黃么又至李仲遠

家適仲遠與子李廷珍外出未歸黃么見李廷珍之妻劉氏獨處遂起淫心與劉氏調戲成姦迨後乘便私通已非一次後廷珍父子窺知姦情面斥黃么不許行走黃么自知情虧反捏李仲遠欠伊工錢彼此爭鬧而去至九月初六日夜黃么疑李廷珍往鄉未歸于更深時潛入李廷珍屋內欲與劉氏圖姦不意李廷珍是日亡于中途而返黃么瞥見廷珍在家卽藏于厨房壁內適被李廷珍知覺告知伊父李仲遠仲遠持鉄鎗廷珍持燈同至厨房捕捉黃么不卽奔

迺將燈亮撲滅李仲遠用鎗戳傷黃么左額顱黃么
奪鉄鎗復自帶傷左額角及左手小指就將李仲遠

扭滾在地仲遠呼廷珍毆打廷珍持柞棍近前知黃

么壓伊父身上用棍毆打兩下致傷黃么左肱肘右

胯仲遠復聲喊抱住快打廷珍悞料伊父仍被壓住

忙用棍連打兩下不期黃么已滾轉在李仲遠身底

仲遠轉身欲起黃么趁勢又把李仲遠身子仰上抱

住黑暗之中致傷李仲遠頂心偏左並左額角二處

彼時李廷珍聽聞伊父哎喲一聲又聞黃么要殺死

一家之語心中畏懼卽與伊妻劉氏奔至妻舅劉萬宗家欲其幫助黃么拿鋪逸出亦至劉萬宗家聲言與廷珍拚命經劉萬宗勸解就寢廷珍夫婦隨卽潛回始見仲遠受傷不能言語延至次早殞命李廷珍投鳴保鄰云係黃么毆死經保鄰拿獲黃么報縣驗詳飭審據李廷珍供認不諱查毆祖父母律載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在收贖之例又例載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而誤殺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殺律又箋釋註云如父子同時驅賊昏夜誤殺其父亦照

過失殺各等語今李廷珍捕姦與黃么格鬪與捕役
捕賊情事無異將李廷珍依律擬流黃么等擬以徒
杖枷號等因具題經臣部以李廷珍過失殺父該

撫擬以杖流按律定擬自屬相符至黃么一犯與劉

氏雖係和姦但先被夫翁窺破面斥黃么絕無畏縮

反捏欠錢爭鬧繼又晝夜入室圖姦迨本夫父子捉

捕該犯逞兇奪鎗與李仲遠扭滾在地以致李廷珍

誤傷伊父斃命釀成大家黃么實爲首惡夫本夫于

姦所殺死姦婦例內尙以姦夫抵絞况黃么淫惡不

法致李廷珍父子遭倫常之變原情定罪法所難容
僅擬杖徒殊屬寬縱應令該撫細核案情另行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于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題十一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去後今據陞任湖撫彭 疏
稱黃么與劉氏雖係和姦但先被夫翁窺破面斥全
無畏懼反捏欠錢爭鬧繼又黃夜入室圖姦追李廷
珍父子捕捉該犯逞兇奪錨與李仲遠扭滾在地以
致李廷珍悞傷伊父斃命是李仲遠之死由于黃么

淫惡所致若僅以徒配實屬情重法輕但律無正條查律載本夫姦所獲姦將姦婦殺死姦夫當時脫逃

後被拿獲到官審明姦情屬實姦夫供認不諱者將

姦夫擬絞監候等語今李廷珍同父捉姦夫手致斃

父命雖與殺死姦婦不同而殺死之由實起于姦夫

黃么應比照本夫殺死姦婦將姦夫擬絞例應擬絞

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原疏內稱李廷珍合依過失殺

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劉氏合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

杖一百杖罪的決枷號收贖交給依姑陳氏收領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該犯等雖事在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恩赦以前但事關倫紀李廷珍應得流罪並劉氏等的決之處不准減免等因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題十月初二日奉

旨黃么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戳死義父之胞姪錯照凡人科罪駁正案

刑部會看得陳阿熙戳傷陳阿然身死一案先據調

任廣撫鶴疏稱緣陳阿熙本姓鄭先于雍正四年

間伊父鄭伯可賣與陳德靄爲子與陳阿然兄弟稱

呼並無服制因陳德靄與陳阿然之父陳德容有公

共大小塘二口未分乾隆二十年四月內經陳德靄

欲將塘閘開各管議明閘得六塘者貼銀二十五兩

與小塘之人彼時陳德靄閘得大塘當交銀二十兩

與陳德容尙欠銀五兩折錢四千文後陳德靄又交

過錢一千五百文尚欠錢二千五百文未清六月初
二日陳阿然往向陳阿熙索討致相爭角陳阿然卽
拿桌上小刀扭住陳阿熙欲截陳阿熙用手奪回小
刀陳阿然仍扭不放陳阿熙用刀截傷陳阿然左乳
下跌地擦傷右後肋殞命屢審不諱查陳阿熙係與
與之子與陳阿然並無服制應同凡論將陳阿熙依
鬪殺律擬絞援

救減杖等因具 題經臣部等衙門以例載義子過房
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會分有財產配有室家若

于義父之期親有犯以雇工人論細繹例意蓋因父子不同天性之親是以分別義父恩養久近會否配室分產以定罪名今陳阿熙截傷致死之陳阿然係伊義父之胞姪服屬期親則陳阿熙經陳德壽恩養三十年會配室分產並未歸宗自不得同凡論罪開斬絞未便率結應令該撫詳查律例妥擬具 題到

日再議等因去後今據該撫將陳阿熙改照義子毆義父之期親以雇工人論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 題陳阿熙合依義子于義父之期

親有犯以雇工人論雇工人毆家長期親死者斬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但係雇工人毆死家長期親名分攸關不准援
減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旨陳阿熙依擬應斬看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繼子行竊用繩勒斃比照子孫違犯教令繼母
非理毆殺致令絕嗣擬絞監候

刑部題會看得顧氏勒死嗣子吳富郎一案據蘇撫
陳疏稱緣顧氏故夫吳寧觀病廢無子立已故胞
兄吳二觀次子吳富郎爲嗣吳富郎年幼無知屢次
竊物顧氏時加訓誨罔知悛改乾隆二十二年八月
二十二日吳富郎竊取周寶觀食米經顧氏尋獲送
還十一月二十二日吳富郎又竊周八觀家銀簪等
物經周八觀之妻李氏登門辱罵勒令顧氏賠還而

寢至十二月內吳富郎又將顧氏用存餘布藏放身
邊意欲携出亦爲顧氏識破顧氏因吳富郎竊物性
成屢教不改隨生忿恨起意致斃于十二月二十七
日夜乘吳富郎睡熟卽以麻繩套入吳富郎頸內兩
手收緊以致吳富郎立時殞命乘夜無人知覺移屍
空潭埋葬次日揚言吳富郎出外未歸至二十三年
正月初五日吳富郎外祖顧子順找尋跟查顧氏吐
出因竊勒斃情由獲屍報驗審供前情不諱將顧氏
擬絞具題應如該撫所題顧氏應比照子孫違犯教

令繼母非理毆殺致令絕嗣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旨顧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illegible]

毆死恩養姪媳照毆死子孫之婦杖徒

刑部會議得吳永朝毆傷張氏身死一案據川督阿

將吳永朝擬絞具題經臣部以吳永朝毆死姪媳

張氏按律原應擬絞但律貴準情尊長之於卑幼服

制有降而恩義亦有重輕吳國祥五歲時父母俱故

經親叔吳永朝撫養恩同父子其於吳國祥之婦卽

與翁媳無殊但原供吳國祥之妻張氏亦係吳永朝

自幼抱養在家撫育長大與吳國祥成婚更有養育

深恩乃張氏不守婦道出外閑走屢行教戒卽便潛

逃甚至躲避山林尋獲到家吳永朝令吳國祥執持
竹片恐嚇又敢撒潑謾罵以致吳永朝取棒毆打致
斃查毆打乞養異姓子孫并義子之婦至死者按律
尙止杖徒今吳永朝毆殺違犯教令之姪婦張氏致
死反置抱養之恩於勿論擬以絞候情理未協應令
該督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督將吳永朝擬徒具題
應如所題吳永朝合依父母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
律杖一百徒三年乾隆三十一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姑毆養媳致死雖平日非理毆打並無義絕之情不便遽依凡論部駁改徒收贖

刑部議覆安撫馮題龔汪氏毆傷養媳石氏身死

一案緣石氏父死母嫁龔汪氏領爲伊子龔有喜養

媳石氏貪懶偷嘴又私摘他人菜蔬龔汪氏屢訓不

悛將石氏棍毆手指或用火燒乾隆三十二年八月

二十日汪炳玉見地內菜秧被竊疑爲龔汪氏養媳

所竊至龔汪氏門首混罵龔有喜回罵龔汪氏卽問

石氏未經承認龔汪氏持帶扁担手提石氏左耳出

與汪炳玉質辯詎汪炳玉見石氏出辯詈罵愈甚龔
汪氏卽持扁担追毆汪炳玉跑走龔汪氏轉身適石
氏亦轉身在於伊姑之前龔汪氏因罵由石氏竊菜
起衅將扁担向石氏背後毆打適中石氏偏右殞命
屢審不諱將龔汪氏依鬪殺律擬絞具題經臣部以
律載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
此案龔汪氏以姑毆媳與凡人鬪殺不同其持担赶
毆汪炳玉尙因獲媳起見並無義絕之情至平素之
非理毆打據驗俱係舊痕與本案無涉龔汪氏自應

按照本律定擬乃以龔汪氏平素訓責石氏驗有指
燒疤痕卽謂其情義已絕遽將龔汪氏依凡人論擬
以絞候情罪不符應令另行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
後今據該撫將龔汪氏依律擬徒收贖具題應如所
題龔汪氏合依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律杖一百徒
三年照例收贖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翁姑夫共逼爲娼不從毆死俱發遣爲奴

刑部議覆直督楊 題姚承祉同妻逼媳爲娼共毆

致死一案緣姚承祉開設歇店長子姚林娶妻李氏

素相和好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晚有過客進店

安歇囑覓娼婦三人姚承祉約定孫大嫂鄭大姐尙

乏一人姚承祉欲令伊媳李氏爲娼向妻靳氏並子

姚林商允姚林告知李氏李氏不從混罵姚林用拳

毆傷李氏右腮脰等處李氏哭喊靳氏恐人聽聞用

手巾堵塞其口李氏將手巾扯開喊嚷益甚姚承祉

往勸李氏堅志不從姚承祉氣忿順取剗柄毆傷李氏左右兩助斬氏復逼嚇掌批不期致傷左耳根殞命審認不諱將姚承祉比照孀婦自願守志而夫家強嫁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例擬軍姚斬氏依毆死子孫之婦律問擬杖徒姚林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李氏附請

旌表具題查姚承祉因過客住歇向其尋覓娼婦輒起意逼媳爲娼冀圖漁利實爲滅倫傷化姚斬氏聽從逼勒因媳不從卽行毆傷致命左耳根立時身死逼姦

斃命殘忍已極均非尋常毆死子孫之婦者可比姚
林雖係聽從父命但逼妻爲娼實屬同惡相濟且因
不允輒復毆死及至到案又扶同誣認自縊似此兇
悍無耻亦應從重定擬姚承祉姚靳氏姚林若僅如
該督所題問擬軍徒杖責不特無以儆淫邪亦且無
以慰幽魂應請將姚承祉姚靳氏姚林一併發往黑
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姚李氏節烈可嘉應請

旌表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詈罵翁姑本夫擅自勒死滿杖夫兄幫勒減爲杖流

刑部題會看得韓雲等勒死王氏一案先據河撫何疏稱將韓雲依夫故殺妻律擬絞監候韓平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等因具題經臣部查韓雲

商同胞兄韓平勒死王氏之處細核案情韓雲之父韓中倫因斥責王氏潑悍反被拾石毆打經韓雲令其洗衣不理又復詈及翁姑並將伊夫又跌伊父見而氣忿墮淚食不下咽是王氏忤逆有罪之人韓雲

目瞽心傷起意同伊兄韓平商議致死韓平聽從幫
同勒斃韓雲不告官司而殺其妻自有擅殺罪人之
條韓平幫同致死忤逆之弟婦亦與別項加功者有
間該撫將韓雲依故殺妻律韓平坐以加功均擬絞
候殊未本協應合該撫準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題駁未後今據該撫何 將韓雲改依妻妾
因毆罵夫之父母而未不告官擅殺律杖一百至韓
平係王氏夫兄王氏忤逆非其夫與翁姑不得竟置
以死且此次又係與其夫韓雲口角起衅與韓平本

無干涉乃聽從者勒斃命自應仍以凡論韓平應仍

以謀殺人從而加功絞律擬絞具題前來查韓雲

因伊妻王氏先會擲打伊父韓中倫未中復因令氏

洗衣該氏將伊翁詈罵并將韓雲父跌幾斃韓雲起

意將王氏勒死韓雲應如該撫改擬照妻妾毆罵夫

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律擬杖一百折責發落該

撫所稱韓平聽從韓雲加功勒死王氏按律應以凡

論將韓平仍擬絞抵查夫兄至死弟妻雖同凡論但

韓平係韓雲胞兄王氏詈罵韓雲父母卽係韓平之

父母韓平見其父氣忿墜淚食不下咽遂聽從伊弟
韓雲致死忤逆之婦實與尋常加功致死弟妻者有
間韓平應照謀殺加功擬絞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可也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訓示施行乾隆三十九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故殺大功弟妻嚴懲取候

刑部 題據河撫審題鄭州民李丑砍傷李錫妮之

妻張氏身死一案緣李丑隻身無靠向依李錫妮處

日是日黃昏時李丑因李錫妮家煮做黑糊塗飯難

吃憎嫌詈罵李錫妮與妻張氏以李丑長食伊家並

不幫助祇有如此飯食爲辭李丑以其出言無狀向

李錫妮欲毆張氏勸救隨用所持木杓毆打李丑李

丑氣忿順取鎌刀嚇言殺死一家李錫妮越牆奔逸

張氏亦卽逃出李丑持鎌赶上砍氏臂膊張氏轉身

招架致傷胸膛偏右倒地殞命將李丑依鬪殺律擬
候具題經臣部查李丑因貧倚靠大功堂弟李錫妮
家終年坐食因憎嫌飯食詈罵李錫妮答以愛吃便
吃不愛吃便罷之語該犯輒行兇毆張氏護夫用木
杓毆打該犯隨取鐮刀聲言殺死一家李錫妮逾牆
逃避張氏跑出門外該犯追趕砍傷胸膛張氏立斃
明係有心故殺如僅意在嚇唬則張氏夫婦俱已奔
逃亦何必追出門外砍其致命胸膛傷至骨損立斃
該犯初供既認有原要殺他一家之語後復狡說一

時嚇唬未便因其狡供輒依毆殺問擬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李丑改依毆大功以下兄弟妻者皆以凡論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具題臣部於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內議覆奉

旨李丑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救母情切已敘供看未結聲明兩請駁案

刑部會議覆黃阿定拾石擲傷會行忠身死一案先據廣撫王疏稱乾隆七年五月初三日會行忠幼

女會阿英同黃亞定幼弟黃阿傑往山取草會阿英

採得番梨一個黃阿傑令其分食會阿英堅持不放

黃阿傑口咬會阿英手指會阿英啼哭往訴黃阿傑

之母楊氏楊氏查看會阿英手指無傷置其撒賴欲

拉會阿英回家會阿英愈加啼哭會行忠走至看見

責罵楊氏祖護已子楊氏亦回罵會行忠曾行忠氣

忿趕毆楊氏適楊氏之子黃阿定在田工作歸家望見恐母被毆因相隔尙遠赴救不及遂拾取石塊向擲希圖嚇退不料中傷曾行忠鼻梁流血不止時有黃維才看見救阻不及卽扶曾行忠回家而散黃阿定之父黃玉輝自外回家查知隨延醫林士東用藥調治詎曾行忠傷重罔效越七日殞命屢審不諱將黃阿定依鬪殺律擬絞楊氏擬杖收贖具題經臣等以定例人命案內如有救父母情切因而毆死人者予疏內聲明援例兩請候

肯定奪等語今黃阿定見母楊氏被曾行忠趕毆因相罵
尙遠恐母受傷一時情急拾石向擲希圖嚇退不期
中傷曾行忠鼻梁越七日身死是黃阿定之擲傷曾
行忠因見母被趕毆一時不能近前救護情急所致
該撫既將救護情形于看語內敘出而又止將黃阿
定依鬪殺律擬以絞抵並未將黃阿定果否救母情
切之處詳細聲明臣部碍難定擬應令該撫另行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覆加研
訊黃阿定實因在田工作回家望見母親楊氏與曾

行忠爭鬪會行忠向毆楊氏楊氏跑走會行忠從後
趕打黃阿定恐母被毆又因相隔路遠一時不能近
前救護卽拾碎石向擲希圖嚇退不期中傷會行忠
鼻梁越七日身死實係救母情切所致將黃阿定仍
照原招擬絞并聲明黃阿定救母情切援例兩請具
題應如所題黃阿定合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再該撫疏稱黃阿定因母楊氏被會行忠趕
打一經追及母必受傷又因相離遠隔不能近前救
護一時情切以致拾石擲傷會行忠身死並非

主令毆斃與兩請之例相符相應聲明恭請

聖旨定奪等語查定例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伊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于疏內聲明援例兩請其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故令伊子將人毆死者仍照律科斷不得概議減等等語今該撫既稱黃阿定見母楊氏被會行忠趕打一經追及母必受傷又因相離路遠不能近前救護一時情切以致拾石擲傷會行忠身死並非伊母主令毆斃與兩請之例相符等語可否將該犯杖一百流三千里

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倘蒙

俞允行令該撫將該犯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仍向該犯名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至黃阿定有無妻室應令該撫查明照例辦理楊氏護子啟鬻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係婦人照律收贖黃阿傑曾阿其屬幼稚無知黃維才救阻不及均毋庸議應如所請完結乾隆九年四月 日 奉

旨責阿定從寬免死照

等發落餘依議

父被人殺已經擬罪

殺仇人部駁應照謀殺

刑部奏據直督周

咨稱男

甯縣沈萬良毆傷王廷

修身死一案緣沈萬良與王廷修同村居住素相認

識沈萬良之父沈三曾於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

四日夜因赴王廷修家撥門行竊被王廷修驚覺趕

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致死例

擬徒飭發三河縣三河驛充徒限滿遞籍安插在案

彼時沈萬良年尙幼穉迨後年長經伊母沈呂氏告

知前情沈萬良心生氣忿欲爲伊父報仇因王廷修

先已出外貿易迨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王廷修貿易回家沈萬良起意報仇至六月初二日傍晚時候沈萬良自地回家適王廷修因場內割有禾稼赴場看守至村口與沈萬良相遇沈萬良欲乘机謀害卽于是晚起更時分獨自一人潛赴王廷修場內見王廷修仰面臥地睡熟卽用鉄鍬向砍數下致傷王廷修顙門連額顙左眼並鼻梁偏右處所立卽殞命沈萬良因父仇已報情甘抵罪卽於次日赴縣投首而王廷修之妻馬氏因不日伊夫回歸赴場查知鳴

同地保報縣查明原案審晰前情不諱沈萬良合依
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本犯擬抵後遇

恩赦免死而子孫報仇將本犯仍復擅殺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
擬合咨達等因前來臣等復查子孫復仇之文載有
律條係指未告官者而言至事已到官案經擬結其
抵償者固無可復之仇卽本犯例不擬抵而

國法旣伸私仇可泯若猶許其挾仇報復將後此親親
相仇無有已時殊非辟以止辟之道臣等於乾隆十

四年廣東省會朝宗復仇毆死曾亞二及三十七年
河南省智洪義復仇毆死趙倉案內節奉

諭旨以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相報復其
仇殺之端斷不可啟訓示周誨當卽通行各省欽遵
在案今沈萬良之父沈三黃夜行竊王廷修家被毆
致死王廷修按律擬徒限滿回籍事已完結沈萬良
於十餘年後蓄意報仇私携鉄鋸乘間將王廷修砍
傷斃命細核案情沈三行竊拒捕本係有罪之人王
廷修問擬杖徒已服擅殺之罪法無應抵義不當仇

乃沈萬良輒復懷恨將王廷修克欽致斃蓄謀害命
律有專條今該督畧其謀殺之罪轉引子孫復仇之
例問擬滿流是王廷修以事主殺死竊匪旣服擅殺
之罪于先又羅報殺之禍于後而逞克撓法之沈萬
良反得藉口復仇置身寬典干法干情均未平允應
令該督另行照律改擬具題到部再議乾隆四十二
年三月十七日奉

旨此案沈萬良之父沈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
主王廷修知覺趕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

事主毆打致死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應抵義不當仇乃伊子沈萬良忽于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王廷修乘机殺害該督援照子孫報讐之例擬以杖流經部議駁甚是從前各省辦理復讐之案如廣東省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復毆死曾士標之子曾亞二律擬斬決朕特明降諭旨改爲絞決又河南省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問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閣臣于勾到招冊內夾簽聲

明又經朕明降諭旨通諭問刑衙門以我朝明罰飭
法審慎周詳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
行報復况國法所彰則私恨已洩讐殺之端斷不可
啟訓示最爲明晰卽子孫復讐之例若因伊父死於
非命而冤手竟得漏網冤無可伸其復讐猶爲有說
今沈三原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結案則國法已
伸王廷修卽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復逞冤故殺卽
應照故殺律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將來此風一
開誰非人子皆得挾私藉口復讐逞兇撓法何所底

止豈辟以止辟之義耶周元理引律不當看飭行此案著照部議交周元理另行照律改議具題並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欽此

救父推人跌死並未毆打部駁應聲明兩請

刑部會看得攸縣審解歐陽奉舞推跌陳祖蘭身死

一案據湖撫李疏稱緣歐陽奉舞係陳祖蘭總麻

表弟素好無嫌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歐陽奉舞堂

姪歐陽衍祖同陳祖蘭俱向劉卜彥耀有穀石歐陽

奉舞之父歐陽文安向歐陽衍祖借穀二石二十四

日歐陽衍祖喚同歐陽奉舞父子前赴劉卜彥庄上

量挑適陳祖蘭在彼量穀歐陽衍祖欲令先量二石

給歐陽奉舞父子挑回陳祖蘭不依歐陽文安斥詈

陳祖蘭出言頂撞歐陽文安掌批其腴陳祖蘭隨與
歐陽文安扭結出門失足下塘歐陽文安釋手陳祖
蘭左手將歐陽文安掄溺入水歐陽奉舞出而救阻
將陳祖蘭左手拉開陳祖蘭仍用右手向歐陽文安
毆打歐陽奉舞扯住陳祖蘭衣服一推陳祖蘭仰跌
塹邊墊傷脊膂脇經鄰人譚奉雲勸散歐陽文安
乘空上岸詎陳祖蘭受傷內損吐血至四十四年正
月十八日殞命報縣驗訊通詳旋據犯父歐陽文安
以陳祖蘭實因痰厥病發身死並非歐陽奉舞推跌

內傷致斃赴司控告檄提犯証飭委長沙府督同審
擬屢審供認前情不諱查歐陽奉舞將陳祖蘭推跌
墊傷吐血其爲內損無疑自應照破骨傷一例保辜

以五十日爲限陳祖蘭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受傷至四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身死除去十
二月小建歷限二十三日尚在辜限之內陳祖蘭係
歐陽奉舞外姻總麻表兄將歐陽奉舞依毆外姻總
麻兄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歐陽文安擬杖等因
具題前來查律載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

係事在危急依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
聲明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其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主令伊子將人毆打
致死或父母與人尋衅鬪毆其子踵至助勢共毆斃
命俱仍照律科罪不得概擬減等等語又臣部於乾
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三日議覆貴州安化縣民牟占
祖毆傷張大盈身死一案恭奉

諭旨以牟占祖乃子幫父毆殺人不得謂之救父本不當
援雙請之例著交刑部另行定擬嗣後如遇父母實

係無故被人毆打其子趨往救護因而傷人致死者
卽照減等之例定擬若有父子幫助毆斃情形卽不
得謂之救護止當照鬪殺律間擬無庸議減等因隨
經臣部覆奏又奉

諭旨以舊例旣以分晰詳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惟當按
律妥辦無庸另行改定欽此當經通行在案是辦理
此等案件其有父母尋衅鬪毆其子幫助毆斃人命
者卽不得以救護遽行雙請若其父母無故被人毆
打實係事在危急伊子趨往救護因而致斃人命者

即應依律問擬仍照例於疏內將情節聲明請

旨定奪此案歐陽奉舞推跌總麻表兄陳祖蘭內損身
死之處詳查供看緣歐陽奉舞之父歐陽文安係陳
祖蘭母舅歐陽文安因伊甥陳祖蘭不先量穀石斤
冒其非陳祖蘭輒出言頂撞歐陽文安掌批其腴陳
祖蘭卽與歐陽文安扭結出門失足下塘歐陽文安
業已釋手詎陳祖蘭左手將歐陽文安掄溺入水歐
陽奉舞出而救阻將陳祖蘭左手拉開陳祖蘭仍用
右手回歐陽文安毆打歐陽奉舞扯住衣服一推致

陳祖蘭跌墊內損越二十三日殞命是陳祖蘭克橫

犯尊既將歐陽文安揜溺入水復用手向歐維時歐
陽文安生死介於頃刻正屬事在危急其子歐陽奉
舞趕往拉救不開因將陳祖蘭扯衣推跌伊父方得
乘空上岸其爲情切救護實無疑義乃該撫于疏內
並未聲明若謂歐陽文安曾將陳祖蘭掌批而該撫
疏稱並未成傷且以小功尊屬毆卑幼亦律得勿論
與凡鬪毆不同卽歐陽奉舞後推陳祖蘭亦止於救
解並未毆打是此案既無父子共毆情形而歐陽奉

舞情切救父之處自堪憐憫今該撫卽將歐陽奉舞
依歐死外姻總麻兄律擬以斬候而于該犯救護情
切之處並未聲明殊與例義未符臣部碍難率覆應
令該撫恭釋前奉

諭旨詳核案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四十五年
八月初五日奉

臣部駁甚是依議

卷二十八終

州判因旗婦挺撞謾罵責處 特旨復任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 日奉

旨前據雅德等奏中後所州判六十五于查驗韓遙泰受傷之案違例擅拘鄰婦妄動非刑請旨革審一摺恐其中不無情弊是以允行今據朝銓覆奏查審情節六十五于驗傷時拘喚鄰佑質訊因兩鄰夫男在外耕作訊及婦女蘭氏倚恃族人出言挺撞六十五怒令掌嘴蘭氏愈加非理謾罵六十五令其跪鍊亦未輸服隨行逐出擬照違制律杖一百六十五業經革

職交旗嚴加管束等語所辦殊未允協地方官審驗
鬪毆案情地鄰原所應問蘭氏倚恃旂婦目無官長
挺撞謾罵責處乃其自取若因治一潑悍之婦遂將
該州判褫革將來有司官尙何以管束旂民且刁風
不可長六十五不必革職若員缺補放有人尙未到
任六十五仍著留中後所州判之任卽新任州判已
到六十五亦著留于奉天仍以州判補用餘依議朝
銓摺併發欽此

聽父買信做餅毒死胞兄駁改援案枷責發落

刑部 題據直督審理祈州民鄭四眼兒聽從伊父

鄭傻子毒死伊兄鄭成兒一案該督將鄭四眼兒依

謀殺期親尊長已殺律凌遲處死具題經臣部以鄭

成兒八次行竊酗酒遊蕩無所不爲曾經充發援免

交伊父鄭傻子收管鄭成兒仍復行竊又還罵繼母

推跌繼母以致伊父鄭傻子忿恨難堪頓萌殺機令

親子鄭四眼兒買信下毒鄭四眼兒曾經力阻因父

怒罵不敢違拘依父買信適鄭成兒又因竊驢被獲

鄭傻子卽令鄭四眼兒將信做餅鄭四眼兒止將一半做入餅內希圖信少不致於死鄭傻子親身帶餅將鄭成兒毒死是始而造意繼而下手俱係鄭傻子所爲卽買信做餅亦係伊父鄭傻子逼勒所致今該督稱鄭傻子起意毒死鄭成兒止圖除害與故殺無異子孫之律不符合依子孫毆罵祖父母父母而毆殺者勿論免其治罪仍將並未起意加功但係聽從伊父逼勒買信做餅之鄭四眼兒擬以極刑凌遲處死雖聲明情有可原量爲寬減但情罪實相懸殊未

便置議應令該督詳情另擬到日再議再查鄭傻子
供小的年老只有鄭四眼兒一個兒子等語其果否
獨子之處該督亦應照例聲明等因題駁去後續據
該督將鄭四眼兒援照潘必基等案免死減等枷責
發落不准援

赦等因具題臣部於乾隆三年五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因妻呪咀家翁被夫推跌致死駁改擬杖

刑部 題據廣撫審理連州民唐文瑞毆推伊妻何

氏搥傷身死一案該撫將唐文瑞收依毆妻致死律

絞候並聲明唐文瑞因妻何氏既不烹茶送父又敢

出言呪詛理斥其非何氏回罵黑夜推跌身死情尙

可原具題經臣部以律載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

者絞妻妾因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不告官司

擅殺死者杖一百又律註內稱祖父母父母親告乃

坐各等語細繹律註原恐夫妻不睦忿起一時或妻

有他罪不至于死而夫輒達死毆幾捏以毀罵尊親
冀卸已罪故必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原屬慎重
人命之意今此案據該撫疏稱唐文瑞之父唐亞爐
病熱思飲唐文瑞令妻何氏煮茶何氏咒咀伊翁唐
文瑞責其不孝何氏撒潑當經其父唐亞爐隔房聽
聞勸解何氏不依猶與唐文瑞拚命以致唐文瑞情
急搭住何氏項頸因黑夜無燈推跌鍋邊割傷咽喉
身死等語查何氏咒咀伊翁事在半夜唐亞爐臥病
在床倉猝之間何暇告理而推跌致死之後唐文瑞

卽告知屍叔投明地保庭鞫之下唐亞爐又已逐細

供明原與親告無異使何氏咒咀屬實則已罪干終

決今經本夫推跌致死正與不告官司而擅殺之律

義相符何得謂唐亞爐爲未經親告仍將唐文瑞擬

抵如謂何氏咒咀伊翁似無確據卽當推寃致死別

情不當聽唐文瑞任意狡飾將律應擬絞之犯又以

情有可原附疏聲明倫紀攸關人命所係均宜詳慎

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詳訊實情按律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唐文瑞改依

妻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律擗杖具題臣部
于乾隆九年八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妻妾罵夫之父母到案取供卽與親告無異

刑部會議得陝撫陳題師顯節扎死伊妻張氏一

案查張氏回罵伊姑持刀扎傷伊夫本屬有罪但屬
事後供出旣未親告復無見証一面之詞未便照毆
死有罪妻妾論罪將師顯節依毆妻至死律擬絞監
候并聲明與留養之例不符具題查律載妻妾罵夫
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須親告乃坐又律稱妻妾因
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者杖一百又
例稱凡犯死罪非常

赦不原者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開具所犯罪名奏

聞取旨

上裁各等語細核此案歷經撫司府縣嚴訊林氏供稱張氏回罵嚷鬧屬實師顯節堅供實因伊妻罵姑起衅並無別情是張氏已係律應絞決之犯張氏晉罵伊姑已據伊姑供明確鑿則與親告無異更不必問有無見証若以係事後供出則張氏當夜卽死何由赴官先行告理師顯節所犯與毆死有罪妻妾之律

相符該撫委曲定擬殊未允協再林氏年已七十止
生師顯節一子雖有前妻所生故子之孫但從幼已
經出繼多年分居各住一斷歸宗則不惟與留養之
例不符且波及無辜致令絕祀更非情理事關生死
出入未便率結應令該撫詳查律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乾隆十年五月 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1. 姓名: 李德全
 2. 性别: 男
 3. 年龄: 45
 4. 籍贯: 湖南长沙
 5. 职业: 教师
 6. 学历: 大学
 7. 婚姻状况: 已婚
 8. 子女情况: 一子一女
 9. 健康状况: 良好
 10. 兴趣爱好: 读书、运动
 11. 特长: 写作
 12. 工作经历: 曾在某中学任教十年
 13. 社会关系: 有亲戚朋友在各地
 14. 自我评价: 为人正直, 责任心强
 15. 其他说明: 无不良嗜好

出言頂撞致父投井身死比擬絞決案

刑部會看得馬顯因姦被控致激伊父馬天午投井身死一案據調任湖撫鄂疏稱馬顯與馬鍾榮係同宗無服兄弟馬鍾榮之妻李氏至馬顯家被馬顯拉入空屋成姦已非一次乾隆十五年四月十一日馬顯至李氏家與氏行姦被馬鍾榮回家撞遇馬顯奔逸馬鍾榮赴縣呈控經縣差拘馬顯聞風脫逃伊父馬天午聞知忿恨至五月十四日晚馬顯歸家探信馬天午面加斥責馬顯出言頂撞經馬進忠勸止

馬天午氣忿難釋旋赴投井殞命馬顯畏罪隱匿未報私自殮埋時馬鍾榮欲賣李氏領往伊親王士明家浼曹應世覓主馬顯聞知卽暗央曹應世說合于五月二十九日出財禮銀九十兩將李氏私娶帶赴陳進忠家潛住比馬鍾榮明知馬顯所買得受財禮分給曹應世銀五兩又給王士明飯銀二兩五錢各散嗣經訪獲李氏馬顯等屢訊不諱查律載罵父母者絞頂撞雖與詈罵有間但罵卽以絞因頂撞而致其父氣忿投井自盡其情較重于罵今馬顯之姦李

氏已屬蔑宗及因姦而逆父尤爲不孝況于父死之後私行殮埋衰經之中買休明娶其無父之心始終畢露雖未詈罵而較之詈罵爲尤甚馬顯應照例擬絞立決照例刺字馬鍾榮等擬以杖枷等因具題前來應如所題馬顯應比照詈罵父母擬絞立決乾隆十七年五月奉

旨馬顯着卽處絞餘依餘

二十九卷終

生員竊留拐逃之婦姦宿又藉命代人寫呈混
告外擬軍罪部改發伊犁永遠充當苦差

吏部議得准刑部具奏護山東撫國會同刑部員

外郎文具奏審擬萊陽縣民楊本赴都察院衙門

呈控父死不明捏詳故入一摺緣楊本之父楊觀海

卽楊秉濤係已革寧海州生員楊堡卽楊破唇之伯

楊堡自幼繼與伊叔楊秉汎爲子與本生父楊秉濤

並不同居楊觀海寄居萊陽有萊陽縣劉國太與楊

觀海誼屬表親乾隆三十九年春間萊陽縣民呂佳

之妻隋氏與鄰居譚九如通姦隋氏於七月十四日
逃走出外遇見譚九如欲與同逃譚九如隨將隋氏
送至伊表兄劉國太家居住劉國太起意嫁賣獲利
先與隋氏成姦後聞本夫呂佳控官追究憶及伊姨
夫楊觀海已回原籍葬親意謂隔境可以藏匿遂與
譚九如言明帶同隋氏於十月十七日至五臺村時
楊觀海正在伊姪楊堡家葬親楊國太將拐逃緣由
向楊觀海說知並托其安頓楊觀海不允劉國太隨
思與隋氏逃往奉天復向楊觀海借貸楊觀海無錢

借給劉國太又懇其將隋氏暫留數日自行回家設

措盤費楊觀海應允卽將隋氏留住楊堡家內並囑

劉國太順便寄信伊子楊本預備牲口接伊回家十

八日晚楊堡卽與隋氏調戲成姦劉國太回家措辦

盤費將楊觀海欲歸之語通知伊子楊本楊本卽預

備牲口遣工人鮑住兒隨同劉國太往接伊父於二

十四日前抵五臺村二十五日劉國太卽帶領隋氏

逃往奉天楊觀海與鮑住兒亦卽起身回萊陽因呂

佳訪知伊妻與譚九如同逃具控到縣萊陽縣知縣

楊春拘訊譚九如供出劉國太與隋氏往五臺村楊觀海處藏匿該縣差役王開將楊本楊觀海拘獲到案根究隋氏等下落維時楊觀海未經頂帶亦未供明身係監生惟堅執不肯承認藏匿呂隋氏情由該縣將伊掌責差役王開將楊觀海押店取保聽候覆訊王開將楊觀海帶至王行雲店中住宿值王行雲患病卽交在店幫工之荆四看守又將楊本帶往張標齊店內照管時有賣麻生理之吳箴璉因與王滿兒爲錢債細事鬧毆控縣經該縣差役秦發拘訊秦

發央伊親戚王興吉代爲照管二十二日該縣訊明
發落時已天晚吳箴璉卽與王興吉赴王行雲店內
投宿吳箴璉與楊觀海同寢聽聞楊觀海嗟嘆聲言
何時找獲此女人旋又聽聞門响查問楊觀海答以
出恭詎楊觀海潛至簷下投繯殞命二十三日早王
興吉瞥見當卽報縣經楊令傳喚屍子楊本眼同相
驗楊觀海自縊屬實因楊本素不識字經該役官泛
孫盛帶同楊本往尋代書寫結投遞當該縣相驗之
時店主王行雲患病卧床卽囑店夥判四出名代爲

候驗聽審又與王興吉吳箴璉在店同宿隨與店鄰
楊勲姜士魁等一同訊供因王興吉平日曾經賣葱
隨信口認爲賣葱之人不將伊係皂役秦發親戚伐
爲照官情事供明該役王開亦扶同率供而該縣知
縣楊春未經查出幫役輒行錄供通報此劉國太等
拐逃呂隋氏寄頓楊堡家中旋與楊堡通姦及楊觀
海到案訊供畏罪自縊該縣相驗通報不曾究出荆
州代爲店主出名王興吉隱匿夥役幫差之實情也
至楊本于相驗後卽將伊父審訊自縊情由寄知堂

弟楊堡卽楊破唇楊破唇卽至楊本家探問並思將
來拿獲拐犯逃婦勢必將伊與隋氏通姦窩留之事
供出恐褫革治罪遂慫恿楊本捏稱隋氏並未到案
併楊觀海身死不明等虛詞於乾隆四十一年二月
以後楊堡與楊本二人疊赴司道撫各衙門具控均
經批准審辦時楊堡之本生父楊秉瀾自寧海至萊
陽縣楊觀海家探望適楊觀海交好之萊陽縣監生
史銳並楊觀海姻戚平度州生員張璐會晤聚談楊
秉瀾以隋氏實經楊堡容留住過懇史銳赴省將楊

堡等喚回史銳諾而未行繼因張璐又代爲懇勸史銳應承欲索楊秉瀾手示以便往喚而楊秉瀾已回寧海張璐隨索取楊堡母舅李姬書信交給史銳赴省將楊堡楊本勸回維時楊堡等已經遞呈遂卽回縣適縣役王儒周啟卽周奇奉票差緝跡至奉天岫巖城地方訪獲劉國太隋氏解回萊陽該縣楊春訊據劉國太將姦拐隋氏欲圖嫁賣懇楊觀海交伊姪楊堡窩留隨向楊觀海借取盤費復與隋氏逃往奉天各情由供吐並據呂隋氏供認曾與楊堡通姦

並稱楊堡圖伊爲妾未允等情場令飭令縣役王儒
將隋氏暫交有女眷之縣役周奇家以待覆審楊堡
探聞隋氏供出伊寓留通姦之事計圖掩飾復赴道
撫各衙門狡訴經陞任撫臣楊 飭令首縣查明楊
堡是否卽係楊破唇將伊解回萊陽收審楊堡恃符
堅不承認隨將伊生員衣頂詳革該犯楊堡始終狡
辯而劉國太姦拐正案限期屆滿楊堡不能併案歸
結難以懸待隨將正案一面成招將拐犯趙婦等按
例定擬聲明楊觀海明知拐逃之婦送至伊姪家居

住並資給路費錢文應照爲從擬徒業已畏罪自縊
應毋庸議楊破唇緝獲另結等情由府司轉院經陞
任撫臣楊 咨部核覆在案楊堡復主使楊本赴學
臣衙門代控並經該撫飭委蓬萊縣知縣杜文輝會
同萊陽縣知縣楊春登次研審楊堡終不實吐復自
已捏寫呈詞主唆楊本進京赴都察院衙門妄控冀
圖翻案掩飾其窩留逃婦通姦之罪今臣等遵

旨會同逐一查審據該犯楊堡將容留呂隋氏在家雖非
圖娶爲妾實與隋氏通姦各情節供認不諱至其所

控蓬萊縣會審時教誘口供一節訊明係蓬萊縣知縣杜文輝審訊時因楊堡不肯實招遂以爾如果實未通姦僅止不知情容留數日亦無大咎及早供明尚可開復衣頂等語原冀該犯吐露真情以便訊究並非教誘屈供卽從前該縣將隋氏暫交周奇家中亦因周奇家有妻室便於看管文犯並無衙役教供之事雖原審楊觀海給資路費錢文一語今訊因劉國太原向楊觀海借取盤費而楊觀海未曾給與從前未經分縣供明屬實復將楊觀海在店自縊身死

之處提齊當日在場之衆証詳悉研鞠會稱楊觀海
實係畏罪自盡並無別故卽質之屍子楊本亦稱相
驗時原係服同驗明並嚴究各役實無索詐逼勒情
弊反覆究詰矢口不移已無疑義楊堡除窩留隋氏
通姦輕罪不議外將楊堡依例擬軍楊本擬以杖徒
等因查楊堡明知呂隋氏係劉國太拐逃之婦輒敢
窩留姦宿冀圖卸罪乘楊觀海自盡卽藉命逞刁腸
同楊本赴撫司衙門越訴又代楊本捏寫父死不明
呈狀誘令赴京妄告該犯身列膠庠恃符疊控殊于

法紀非尋常刁健可比僅如該護撫等所奏照代人
寫狀唆告不實例擬軍不足蔽辜應將楊堡改發伊
犁永遠充當苦差其生員衣頂已經斥革應毋庸議
楊本於伊父楊觀海自縊既在場眼同相驗屬實乃
聽從楊堡慫恿叠次在撫司道呈控復架捏虛詞赴
京妄告希圖拖累多人亦未便如該護撫等所奏僅
擬杖徒應將楊本改依薦赴京奏告重事不實發邊
遠充軍例發邊遠充軍餘均如所奏完結再該撫奏
稱楊觀海到案該縣楊春並未訊實供情輒行掌責

且此案卽就劉國太等到案之日扣計已遲至半載
之久始行詳結而結案時楊堡已發審官押該縣謬
稱緝獲另結已屬錯謬不實後又遲至半年未將楊
堡審明另詳嗣經登州府飭委蓬萊縣會審又遲延
數月經前撫臣飭司於去年十一月內提審時仍未
審明具詳該縣楊春殊屬溺職應請革職登州府知
府陳葆光臬司陸燿不能隨時督催亦未於詳內駁
正咎亦難辭應請

旨一併交部議處至前撫臣楊 失於查察據詳出咨

亦應請

旨交部察議其蓬萊縣知縣杜文輝雖無敎供情事但於四十一年六月奉委會審例限四個月乃該縣不能依限審結逾限一個月以上亦有不合併請交部議處等語統候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辦理奉

旨依議欽此咨送到部除萊陽縣知縣楊春照湖廣例革職外該府陳葆光臬司陸燿均照不隨時查叅督催降二級調用例降二級調用前任巡撫陞任兩廣總

督楊 照失于查察例罰俸一年蓬萊縣杜文輝照
就候公事降二級留任例降二級留任陳葆光有加
三級銷去加二級抵降二級免其降調杜文輝有卓
異一次加一級銷去卓異一次加一級抵降二級免
其降級陸燿係革職留任之員無級可降應行革任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奉

旨陸燿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楊景素舊罰俸一年餘
依議

挾嫌書寫謗帖致令自盡駁改照投匿名文書
告人罪絞候

刑部議覆浙撫題鄭國陞以污言謗讟賀氏致縊身
死一案緣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鄭國陞在伊兄
鄭士連後門外洗浴張文祥次媳賀氏不知開門撞
遇卽行斥罵國陞怨恨捏寫謗帖污讟賀氏潛貼通
衢張士傑見而揭回賀氏聞知氣忿自縊殞命將鄭
國陞擬軍咨部經臣部以鄭國陞心懷怨恨捏寫謗
帖潛貼通衢污讟賀氏不端以致賀氏氣忿投縊殞

命鄭國陞所犯情罪正與粘貼匿名詞帖之律相符
乃該撫將鄭國陞照賸昧不明姦贓情事污人名節
發附近覓軍殊未允協行令詳核案情妥擬去後今
據該撫將鄭國陞改依投貼隱匿自己姓名文書告
人罪律擬絞具題應如所題鄭國陞照投匿名文書
告人律擬絞監候乾隆五年二月 日奉

旨鄭國陞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挾嫌捏寫匿名揭帖編造逆詞不分首從皆凌
遲知情人改擬斬決

刑部會奏據直督楊 奏稱緣錢榮祿閭之謙均係
正定鎮兵丁錢榮祿充該鎮堂房書辦閭之謙禮房
書辦調任總兵寶琳任內因錢榮祿舞弊閭之謙患
病俱已革退該犯等尙思復充于現在總兵陳大用
到任後閭之謙兩次稟懇均未批准錢榮祿已懇中
軍遊擊李憲章代爲懇求李憲章因該鎮已經通行
凡係革役概不准復充不肯爲之轉稟該犯等因未

遂所欲各懷怨憤錢榮祿卽在木城開設酒舖起意
欲將該鎮設計陷害以圖另換一官得以朦朧復充
于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邀閭之謙至舖飲
酒與之商議聲言除非書寫匿名揭帖編造悖逆語
句將該鎮亦編織入詞裝入公文投遞被人見而奏
辦始可令其去官閭之謙亦啣怨有素當卽應允並
詢問如何寫法錢榮祿遂思前有磁州李懷林匿帖
一案緣係指控仇家致被根究破案今應寫入素不
認識之人死無對証因有山西高平縣人尙秉謹向

在正定開設布舖錢榮祿常往閑談向秉謹意圖誇耀其鄉里屢以該處汪河村有任天祥任琴任鐸馬網大馬牛四均係富戶爲詞錢榮祿熟聞其語記憶在心卽欲將任天祥等捏作謀逆之人使人無從究詰伊與閭之謙商謀已定卽于五月初三日錢榮祿在家用紅紙寫成揭帖隨手將高平縣寫作潞安府所屬任天祥等六人係白蓮邪教議定八月十五日合夥上保定府奪廟殺官九月上京如該鎮可以合夥卽封該鎮爲王字樣暗圖中傷復邀閭之謙至舖

給與閱看閭之謙往邀素相交好之該鎮承發房書
辦王貫一囑其遇有上京文報裝入投遞王貫一始
猶未允繼因情面難却且思未必遽致敗露隨將揭
帖收下適是月初七日有寄與寓居御史查家之
伊戚候選州判顧贊書劄令堂房書辦吳允信包封
發遞置放號房桌上王貫一四顧無人即將揭帖挿
入包封外皮中間于十四日遞至宛平縣大井汛當
有該鎮右營把總張士傑自京公幹而回赴汛換馬
汛兵李茂接到前項包封因其不甚識字未知應向

何處投遞送與張士傑閱看張士傑見包封破口露
有紅紙揭帖取出查閱卽帶回正定與吳允信面商
吳允信因包封係伊經手封發恐有干碍囑令燒燬
張士傑卽于官廳後將揭帖焚燒繼又慮及該鎮風
聞敗露復商之吳允信同向該鎮稟明捏稱係在大
井汛當時燒燬以明其未敢欺隱錢榮祿聞知於六
月初二日晚間之謙至舖飲酒告以前次揭帖未經
辦成今欲另寫一紙夾入公文令該鎮親見觀其奏

聞與否再作區處復用紅紙照前書寫惟潞安府改寫

澤州府欲使人不疑其事出一手仍令閭之謙往邀
王貫一至舖交與携去是晚有提標叅將汪璋代行
提督公文一角六件經號房王珍接收初三日交巡
捕千總任三益收進給與稿房書辦王麟祥同吳允
信閭繼祖溫爾泰白鵬舉五人在該鎮書房拆封逐
件點送該鎮親書到日閭繼祖携文歸房交王貫一
挨次登號王貫一卽將揭帖夾入第二件公文粘單
內故作驚駭之狀聲言此係何物吳允信在旁取看
見係逆詞與前張士傑所燬之帖相同心內驚疑卽

交與張士傑閱看邀同進署稟明當據該鎮陳繕
摺具奏并稟臣奏明飭委按察使達前赴正定查
究該鎮陳復憶及張士傑前次在大井汎燒燬揭
帖之事意以造寫之人尙在大井汎一帶差弁押同
張士傑前往指拿臬司亦委同知錫翮前往查緝嗣
錫翮因查無踪跡將張士傑等押解過省經臣截留
審訊輾轉究出前情提解各犯到案詎錢榮祿聞之
謙尙圖狡卸復提問之謙之胞姪興錢榮祿合夥開
舖之閭二虎隔別訊問據稱六月初二日伊在舖掛

酒親見錢榮祿與伊伯問之謙商量書寫字帖交與王貫一携去隨提錢榮祿問之謙質訊始無可置辯並令錢榮祿將揭帖當堂默寫雖一時記憶不全而默寫語句情節與前獲揭帖大概相同其爲造寫正犯已屬確切錢榮祿問之謙除誣捏任天祥等爲叛逆輕罪不議外俱依大逆律擬以凌遲處死王貫一擬斬監候均照例先行刺字把總張士傑書辦吳允信等依律擬流從重改發伊犁等因具奏查律載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該犯之祖父父

子孫兄弟伯叔及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
以上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
給付功臣家爲奴財產入官知清故縱隱藏者斬等
語今革書錢榮祿問之謙因懇求復充該鎮陳 不
准原係遵例秉公辦理乃該犯因不遂所欲心懷怨
憤錢榮祿輒敢起意商同問之謙設計陷害本官兩
次親書匿名揭帖捏造種種大逆不道之語將該鎮
陳 編織入內暗圖中傷問之謙同謀編造均屬險
惡悖逆實與大逆無異應如該督所奏錢榮祿問之

謙均依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應凌
遲處死仍令該督將首級傳示正定警衆王貫一係
該鎮承發房書辦經手移文來往是其專責于錢榮
祿編造逆詞雖未同謀捏造但既見有此等逆詞又
明知錢榮祿等意圖陷害本官輒敢徇情兩次聽囑
將揭帖插入包封公文之內實係知情有心故縱該
督將王貫一照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爲從例擬斬監
候歸入本年秋審情實與律不符應將王貫一改依
大逆知情故縱者斬律應擬斬立決該督奏稱把總

該二犯家產亦照律查明入官現在到案之該鎮稿
房書辦閆繼祖卽係閆之謙胞弟閆二虎係閆之謙
胞姪統歸緣坐案內另辦但錢榮祿閆之謙于到案
之初因事無証據堅供不承若非閆二虎將伊親見
錢榮祿與伊伯閆之謙商謀書寫字帖給與王貫一
之處當堂指証幾至奸徒漏網是按律雖應緣坐而
論情稍有可原合無仰懇

聖主特恩俯准援照親屬告捕緣坐人同自首免罪之律
將閆二虎酌予寬免之處容臣于辦理緣坐案內一

併妥協定議請

旨遵行山西高平縣任天祥等六人與錢榮祿等素不
認識向無仇怨俱經該省查明並無不法情事應毋
庸議尙秉謹聲稱任天祥等爲富戶原係閑談之語
並非出自有心亦無庸議大井汎兵丁李茂干張士
傑取出揭帖携回正定時因未知係何項事跡是以
不及細問應與揭帖係在包封之內沿途無從查出
之各塘兵均免置議步軍統領衙門前奏張士傑拿
獲之張亮卽係塘兵張德亦屬無干之人應一并省

釋等語均應如該督所奏完結該犯等應行緣坐之
親屬應俟該督妥擬奏到再議再該督奏稱正定鎮
總兵陳 失察書辦裝遞逆詞千把總張士傑稟明
在大井汛包封內有匿名揭帖擅行燒燬並不即時
查究又不將揭帖非當堂拆出之處聲明均例有處
分相應附叅聽候部議等語應俟

命下之日移咨兵部照例議處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
六日奉

旨錢榮祿聞之謙懼著卽凌遲處死王貫一著卽處斬餘

依議欽此

對齋錄

營兵誣指良民爲盜送官服毒身死比例擬絞
案

刑部會看得漳州城守營本案斥革兵丁張尊串謀
王恩等誣拿陳理爲盜以致服毒身死一案據原署
福建巡撫王疏稱有陳天助原與陳理姦好張尊
欲招陳天助開店陳理妬姦將陳天助耻辱而王恩
亦先被陳理雞姦後與趙評夥開米店相好陳理亦
卽嗔怒欲毆王恩又有林良素爲陳理狎暱繼因角
口懷嫌并有陳贅龍因伊弟陳天助常被陳理耻辱

各存讐端乾隆四年三月初二日夜張尊輪值防汛
巡查與林良同至王恩店內開談時趙評陳贊龍亦
俱在店張尊遂起意欲誣陳理爲盜送官責處各卽
聽從因陳理素業打銅張尊卽令王恩爲事主復令
林良同王恩將甲萬箱預行抬放蔣厝墓林僻處并
着林良往誘陳理來店代開甲萬哄其携帶換鎖鉗
鑰等物以便指作賊具張尊卽在店挖孔撬窓假裝
爲被竊情形四更時分王恩喊賊張尊卽遣趙評往
投鄉保伊與王恩陳贊龍奔赴蔣厝墓林值陳理與

林良至彼群賊拿賊林良走避張酋等當將陳理擒
拿解汎移縣詎陳理乘張尊前往山恭卽取爐底暗
服毒發殞命屢審不諱張尊合依誣告人因而致死
被誣之人委係平人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
服親屬一人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奏請

定奪聽從出名誣控被竊之王恩合依爲從減一等律
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該署撫旣稱
趙評林良除聽從誣竊輕罪不議外應與陳天助均
合依和同雞姦照和姦律杖八十枷號兩個月例應

各杖八十枷號兩個月陳贊龍聽從誣竊合依不應
重律杖八十等因乾隆五年八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

欲報父仇誣告支解并告冒幕照尋常誣告一
例定擬駁案

刑部議得胡咸樞盜名捏控一案先據湖撫晏

疏

稱緣胡咸樞之父胡紹尹暨族人胡其通等與黃文
華等爭佔湖利胡紹尹被黃文華等毆死燒屍殘毀
胡其通亦被黃文華等致死前經審明將黃文華黃
微高俱照故殺律擬斬監候歷經秋審停勾于乾隆
七年始奉文處決比胡咸樞因于乾隆五年二月內
思父憐死身屍未全而黃文華等尚未正法遂妄告

支解欲加黃文華之罪以復父仇捏名具控將胡咸
檜依律擬絞監候具題經臣部以供情不確律例未
符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胡紹尹素行兇惡其殺
身原由自取乃其子胡咸檜于按法定罪之後誣陷
無辜污蔑官幕况胡咸檜誣告黃紳支解胡紹尹殺
死胡其通又誣告知縣張肯堂王雲翔貪贓枉法受
賄故出又誣告葉錦元指稱幕友親戚通賄滅罪擅
騙今均審虛將胡咸檜從重擬軍具題查誣告人者
或因圖謀未遂或有懷挾私嫌原以居心不良是以

按所犯治罪今胡咸樞之父爲黃文華毒毆慘殺死
無全屍則冤犯一日未決胡咸樞幽難一日甘心當
黃文華未經正法之先惟恐黃文華等遷延巧脫是
以百計購訟與速其死亦乃至情迫切與尋常誣告
者大相懸殊查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冤犯者
於律尚有寬減之條若因父仇而誣告人者竟與尋
常誣告一例定擬豈爲平允該撫又稱胡紹尹素行
兇惡其殺身原其自取等語查人命案件止論現在
之屍傷從無考核被殺之人素行之善惡今胡紹尹

已被慘殺而謂其素行本惡伊子不應復仇似更未
協應令該撫平情酌理妥議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十

年三月 日奉

旨依議

守備藏匿櫃銀誣陷書識應照誣告律定擬案
刑部會議得叅革守備李愷藏匿櫃銀誣陷字識余
保國偷竊一案先據浙撫常 疏稱乾隆八年十月

十五日李愷同余保國兌發俸薪之外下剩銀兩余
保國置放桶內尚未入櫃卽往取封條漿糊李愷怒
其疎忽隨提銀一百兩持入內室仍回公位時有王
朝玉在旁目覩迨余保國取到封條漿糊不復查點
銀數卽携桶入櫃上鎖加封安放而出次日李愷復
令余保國開櫃兌銀究問失銀情由余保國高聲分

辯致被衆兵聽聞李愷難將欲傲疎忽情由實說遂
指余保國偷盜卽令賠償余保國措繳銀四十六兩
餘銀未繳已據李愷供認不諱將李愷依監臨主守
詐取同監守人之物者以監守自盜論律擬斬係雜
犯准徒五年限內完贓免罪等因具題經臣部以
律載監臨主守詐欺同監守之人取所監守之物者
係官物以監守自盜論等語細繹律註云詐欺者謂
設計欺罔僞言某處應用若干同監守之人被其欺
瞞而與之當以監守自盜論今李愷身爲備員乃竊

取官銀入已誣指書識余保國所偷逼令鬻產賠補
復以銀不足數捏稟總鎮批營嚴訊拖累年餘若非
前令王哲細訊通詳伴僮王朝玉証據確鑿則李愷
終必掩藏吞贓不吐而余保國竟致沉寃莫雪乃承
審各官一任該叅備輾轉巧脫稱非有心誣害且引
律之處又不將律文全行敘出刪改遷就照監守自
盜律問擬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再加研訊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原護理浙撫唐 疏
稱李愷身為守備當書識疎忽何難明加責懲乃自

取銀欲以嚇誡其居心已屬欺詐迨向詰問不承則
應剖明其故詎竟昧心勒賠且又捏稟鎮臣批訊拖
累其爲有心誣害百喙何辭將李愷依誣告人徒罪
加等律擬流減等等因具題前來除李愷盜銀一
百兩業經限內全完毋庸議外應如該護撫所題李
愷合依誣告人徒罪不論已未決配加誣罪三等律
杖一百流三千里查李愷到官在乾隆十一年正月
初三日

恩旨以前應減爲杖一百徒三年照例在犯事地方定驛

充徒等因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目
奉

旨依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誣人行竊拷打逼認後又誣告差拿以致自勒
依誣告人因而致死絞候

刑部 題據廣撫咨達瓊山縣已革武生程綸被竊

誣拿周嶺後等主使符明欽拷逼承認以致周嶺後
自勒身死一案緣程綸到庄收糶租穀陸續糶銀一
百零三兩併銅錢二千二百文安放床上因在堂後
食飯被賊空牆竊去程綸回房查追適有對門居住
之佃戶周嶺後走至疑其偷竊當即用繩拴繫隨同
甲長吳志高往邀符明欽等到家一同盤問周嶺後

不認程綸主使符明欽弔打周嶺後畏刑誣認并枉
扳韋也小等爲同夥隨捉獲韋也小吳坡小詢其夥
竊情由俱不招認程綸復令符明欽弔打拷逼吳坡
小畏刑妄認韋也小堅不承認程綸卽偕符明欽至
周嶺後吳坡小家中搜賍無獲程綸慮及到官不認
復拿周嶺後之婿雷打坡拷逼誣証雷打坡畏懼隨
亦勉從是夜將周嶺後等分繫兩屋詎周嶺後咬斷
繩索脫逃尋訪不獲程綸符明欽將雷打坡等解縣
雷打坡照供妄認吳坡小韋也小各堅不招認詎周

嶺後抱忿莫釋在村前牛路仔地方將繫褲布帶自
勒殞命訊據程綸等供認不諱查周嶺後被誣脫逃
惧累自盡雖由程綸及符明欽誣竊所致但周嶺後
未及至官拖累亦非因拷禁身死正與全誣平人却
係患病在外身死之條相符將程綸符明欽擬軍等
因咨部經臣部以例內全誣平人却係患病在外身
死者止擬應得罪名發落等語原專指實係在外患
病身死者而言若因被誣情迫在外自盡自應照誣
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人委係平人例擬絞奏請

定奪今程綸將無辜良民周嶺後誣指爲竊以致周嶺
後始則畏勢拷弔難受逼迫咬繩奔避逃命繼則聞
縣緝拿伊婿已經誣認恐到官受刑冤抑莫伸不敢
回家情急自勒是周嶺後之死實因程綸誣告所致
正與誣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人委係平人擬絞監
候之例相符承審官何得牽引患病在外身死之條
曲爲寬減應令該撫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咨駁去後續據廣撫咨稱查定例所云拷禁身死者
必于刑拷以後監禁方可擬絞奏請今周嶺後雖因

被誣僧未到官本無刑拷在外四十餘日自于田
勘勒斃與拷禁身死者迥不相侔按其情節實與在
外身死之條相符再查刑部議覆原任直督唐執玉
審題滄州革退兵丁孫國泰誣告把總張坤縱兵私
宰耕牛以致王國正自縊身死一案將孫國泰改依
誣告例枷責完結又刑部議覆前署廣撫鄂審題保
昌民溫士清誣告僧人弁洲包姦族妹溫氏致弁洲
自縊身死一案將溫士清改擬姦贓情事污人名節
發附近充軍例題結在案今周嶺後與王國正弁洲

被誣自縊仍擬應得罪者之案情節相符程綸符明
欽請仍照原擬充軍等因咨部復經臣部以例載誣
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人委係平人一截此專指被
誣之人因誣告致死者言也又因拷禁身死一截此
專指被誣之人因官司拷禁而死者言也例義自分
兩截細繹及因二字顯然可見若云拷禁乃爲因誣
致死則律載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
之語豈亦指拷禁而云然耶至下文所載在外患病
身死止擬應得罪名之條必須旣在外而又患病身

死者乃僅科其誣良之罪非謂凡因誣告致死者皆
須由于拷禁乃坐抵今程綸將平人周嶺後等四人
誣指爲盜既無証居然細縛弔拷逼令誣服已屬
強橫不法及至周嶺後畏刑奔逃而程綸復行告官
緝拿以致周嶺後迫無生路因而自勒身死是周嶺
後之死謂不因拷禁則可謂非因誣告所致則不可
卽該撫所引孫國泰溫士清二案與此案情事迥不
相侔查孫國泰告張坤而王國正以犯証輒行自縊
溫士清雖告弁洲而該巡檢並未審理弁洲遽自輕

生尋死俱經本部詳核案情照例完結實無枉縱茲
程綸誣告周嶺後因而致死例有正條何得置本例
於不問反牽後截而以周嶺後尙未到官監禁曲爲
程綸寬減又強牽誣告致死之文與患病身死者同
論殊屬有意開脫事關人命未便牽結應令該撫照
例再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嗣
據該撫將程綸改依誣告人因而致死例擬絞監候
待明欽擬軍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五年七月內議覆
奉

旨程綸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集

卷三十

子

言野餘亦翔歌錄普望焉殊好與共斜為

誤執傷痕事

同子具結蒸檢夫屍妻擬軍收贖

子擬徒

刑部

題據安撫審題壽州民孫睿等誣告監生楊

芝毆孫甫卿身死檢驗無傷一案緣孫甫卿憑中杭

相卿等將田賣給楊芝議定價錢三十九千先收錢

四千二百文餘俟立契找清孫甫卿因此產先會典

與堂兄孫文卿復思田地盡賣無可糊口欲留一半

自種前往楊芝家言欲退契楊芝不允孫甫卿滾地

吵鬧嗣伊妻陳氏踵至希夫理論楊芝遂尋原中杭

相卿等到家給契退價事已寢息詎孫甫卿偶得病
症身故伊親兄孫玉卿歸看抬棺殮埋孫玉卿因憐
弟婦陳氏乏資將棺木價銀墊交並未告知陳氏嗣
陳氏聞麗修齊傳言孫甫卿棺木係楊芝出銀所買
因憶及伊夫曾在楊芝家吵鬧回家旋即發熱服藥
罔效疑被楊芝毆打或受有內傷以致無救隨偕子
孫睿至親兄陳天爵家商量指稱曾見孫甫卿生前
頗門有傷欲行控告適陳天爵與楊芝挾有微嫌隨
令陳氏孫睿赴控捏以改約短價及毒毆圈和等情

控告經州檢驗無傷將孫睿依卑幼誣告致蒸尊長
之屍例絞候陳天爵擬流陳氏罪坐伊子毋庸議并
聲明孫睿迫于母命一同具結情尚可原可否量予
末減統聽部議具題經臣部以陳氏與子孫睿控告
楊芝打死伊夫孫甫卿致屍遭蒸檢之處實係陳氏
誣控於前復逼令伊子一同具結開檢於後且伊子
再四勸阻陳氏執意不從致令屍遭蒸檢夫子之於
父妻之於夫綱常並重服制無殊在子既不容稍道
在妻又豈得輕縱該撫將迫於母命挾同具結之孫

睿遽擬縲首而造意首禍之陳氏竟置不議殊未平
允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
後嗣據安撫疏稱查名例內開侵損于人者以凡人
首從論陳氏捏傷誣告逼令伊子一同具結致屍遭
蒸檢有于法紀未便輕縱陳氏同子孫睿均合依卑
幼誣告致蒸檢尊長之屍例俱擬絞監候并聲明孫
睿迫于母命情有可原附請末減具題復經臣部以
例內挾仇誣告人謀死人命致屍遭蒸檢爲首者絞
監候爲從者流三千里其無挾仇止以誤執傷痕誣

告蒸檢者爲首發邊衛克軍爲從滿徒又例內期親
以上尊長律不應抵者着誣告人謀死人命致屍遭
蒸檢卑幼身屍仍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治罪其尊
長律有應抵之條者如誣告謀殺人命致蒸檢卑幼
之屍及卑幼誣告致蒸檢尊長之屍者俱照例擬絞
監候各等語是卑幼誣告致蒸檢尊長之屍罪止於
絞其審無挾仇止因誤執傷痕起見者本條內分別
首從定擬軍徒蓋同一誣告也在挾仇者屬陷害之
陰謀在誤執者切鳴冤之本念其起衅情節故誤懸

殊是原情酌法罪名迥別今此案陳氏同子孫睿誣
告楊芝毆死伊父孫由卿之處覆核陳氏等供因孫
甫卿先欲賣田後求退契會在楊芝家吵鬧回家卽
卧床不起心疑被毆內傷又因棺價係伊夫兄孫玉
卿墊還氏等未悉緣由聞人傳說云是楊芝給買愈
疑受傷屬實等語是陳氏等之誣告楊芝一因吵鬧
致病生疑一因誤聽傳聞滋惑轉輾相因迫切請檢
其爲誤執傷痕似無疑義原非挾有夙仇無端誣陷
者可比先據該撫將聽從誣告之孫睿遠擬絞候其

起意請檢之陳氏竟置不議是以臣等駁令妥擬今
該撫又將陳氏孫睿俱照卑幼誣告致蒸檢尊長之
屍例均擬絞候夫果陳氏等仇誣屬實例內亦無卑
幼誣告不分首從俱絞之文況氏等業稱素無仇隙
祇因誤認毆傷輒行請檢則例有本條何得兩擬絞
首乃將孫睿聽從緣由聲明聽議事關兩命生死出
入不便率結應令該撫按照定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將陳氏改依誤執
傷良誣告蒸檢爲首例擬軍收贖孫睿改依爲從例

擬從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借錢不遂用刀扎傷反誣與之有姦以致自縊
依誣告人因而致死絞候

刑部 題據東撫咨達濟寧民晁緒扎傷徐氏誣姦
以致徐氏縊死一案緣晁緒浼徐氏借錢數百徐氏
許而未給晁緒向催徐氏以次日往取是日薄暮徐
氏携錢同養媳李氏赴伊母家購買麥種適晁緒自
外飲酒歸家中途相遇詢及所借錢文徐氏以無錢
回答晁緒因其爽約與之吵鬧徐氏出言詈罵惟時
晁緒正在醉鄉見其詈罵一時氣忿拔取身佩小刀

傷徐氏右腮腠手指等處徐氏愈加狠罵晁緒復
戳其肚腹右腿徐氏夫叔耿榮在前行走聞聲轉救
當經晁緒之叔晁應聘等將晁緒拿獲報州驗審而
徐氏妄供晁緒搶奪錢文晁緒因徐氏誣以賊名亦
卽捏稱與徐氏有姦誣供洩忿徐氏被誣不甘自縊
殞命研訊不諱委無搶奪別情質之屍夫耿汝相亦
稱素日因被此借貸而徐氏被扎之時復有耿榮在
前李氏同走似無公然搶奪情事晁緒除傷人輕罪
不議外將晁緒依曖昧不明姦賍情事汚人名節報

復私仇例發附近克軍等因咨部經臣部以例載凡將曖昧不明姦贓情事污人名節發附近克軍等語是但經污人名節卽應遣戍若以姦贓情事到官污捏致成人命自當以人命爲重此案晁緒因徐氏往買麥子帶有錢文強借不遂輒用刀將徐氏連扎多傷是徐氏指稱搶奪並非無據乃該犯希圖脫罪反捏稱徐氏素與有姦妄行污讒以致徐氏到官被誣羞忿自縊是徐氏之死實由晁緒誣姦污讒所致承憲各官自應按律問擬今將人命置之不問止擬污

人名節之條擬軍情罪不符至徐氏被污羞忿捐軀
明志之處該撫亦未議及均未允協事關誣姦致死
人命不便牽結應令該撫查照律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晁緒仍照原擬咨
部復經臣部以例內誣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人委
係平人比依誣告人致死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晁
緒因向徐氏借錢不遂持刀將徐氏連扎多傷復希
脫罪捏稱徐氏素與有姦妄行污蔑以致徐氏到官
不甘自縊身死正與誣告致死平人之例相符承審

各官自應詳察案情照例定擬今乃牽引舊案固執
前議將誣姦致死人命重犯輕爲開脫殊未允協應
令該撫照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咨駁去
後嗣據該撫將晁緒改依誣告人致死例擬絞監候
具題臣部于乾隆十六年四月內議覆奉
旨晁緒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審題謀財害命之案部駁奉

旨提訊審虛省釋番役邊遠克軍

刑部 題據船廠將軍審題那爾太圖財殺死孟之

祥一案緣那爾太之妻向孟之祥置買布線尙應找

錢三十文孟之祥索酒一壺抵欠飲畢欲行那爾太

見伊箱內有錢物遂起意謀殺攜帶小斧喚同謝文

舉商謀謝文舉不允伊妻勸阻不理獨自赶上潛拿

斧子向孟之祥太陽力砍倒地因尙有氣息又向頭

顛連砍五下將斧捺在數步之外取出箱內錢物將

被包裹欲行適有伊妻姪巴爾虎從北走來那爾太望見有人將包撩棄旋卽回家那爾太脫去身上血皮袄將謝文舉皮袄穿上謝文舉歸見血衣詢知緣由那爾太與妻求其隱瞞等情審供不諱將那爾太依例擬斬立決謝文舉等分別擬杖具題經臣部以此案據該將軍疏稱緣那爾太圖取孟之祥錢物在途等候用斧連砍斃命將那爾太依圖財害命例擬以斬決臣部細閱供情先因查緝殺死孟之祥正寃將謝文舉拿獲供出伊曾看見那爾太炕頭放着有

血皮祆詢知那爾太將孟之祥殺死等情及研訊那爾太並無殺死孟之祥情事實係番役拷打逼供所致等語承審各員自應將番役有無拷打逼供及謝文舉有何踪跡可疑致被拿獲之處詳加質訊乃竟置之不問後將謝文舉並那爾太之妻疊加刑訊取供又不卽將那爾太面質確實延至兩日後那爾太之妻投井身死始將那爾太取供定案其間情節殊難憑信至那爾太所取孟之祥錢物既經拋棄城溝並無脏據其有血皮祆卽係此案確憑自應查驗明

白又何得僅據那爾太之妻供稱刷去血跡用布鋪蓋之語遂置不究再行覓斧柄據供係臨時安換查那爾太家既有斧五把當其起意謀殺孟之祥之際事屬倉猝自可隨手携取何暇將無柄斧子臨時安換疑實種種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詳悉審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旋經軍機大臣遵旨提訊審得那爾太因孟之祥至屯貨賣寓居那爾太鄰居郭瓜子家那爾太之妻曾向賒取線布孟之祥至家討錢并索酒吃孟之祥出門那爾太卽赴郭瓜子

家賭錢午後伊妻姪巴爾虎自和羅屯來見路上有
人被殺向那爾大之妻告知適被謝文舉聽見本屯
鄉長報官認係孟之祥屍軀差役訪緝有番役王有
法等至那爾太家訪查伊妻即將來家飲酒及巴爾
虎來家所告路上有人被殺之語相告王有法等遂
生疑竇先將謝文舉拿住引問謝文舉畏其拷打捏
稱那爾太曾持斧會伊圖財謀命伊害怕見阻王有
法即將謝文舉拿送謝文舉被夾附會前供那爾太
之妻亦以謝文舉硬証難回復被刑拷認而那爾

太四面交質自思屢翻無益亦惟俯首受誣等情各
供如一那爾太訊非正寃應將那爾太發保省釋殺
死孟之祥之寃犯另行勒緝王有法誣指那爾太圖
財害命私拿謝文舉弔問逼認應照例發邊遠克軍
等因具奏乾隆十九年八月內奉

旨依議

差役誣拿賊弟以致自縊比照誣告致死擬絞
刑部題會看得盧眉等夥竊陳蘭牛隻南勝同知差
役李管誣拿盧就爲賊致令自縊身死一案據福撫
鍾疏稱緣盧眉素爲匪竊拿獲枷責追駐有案該
犯窺知事主陳蘭畜有多牛起意行竊與熟識之林
牌商謀入夥林牌應允潛赴陳蘭寮邊盧眉撥門入
屋林牌在外等候盧眉偷出大小水牛六隻交與林
牌接牽趕至曾元家托其賁售曾元應允販賣得銀
三十九員盧眉林牌曾元花用事主陳蘭赴南勝同

知衙門控緝經護理南勝同知漆以杜票差李管協
緝李管同約練賴元祥賴敬民查緝贓賊陳蘭又托
革練陳忠淳採訪賊踪知係盧眉等將牛賣銀花用
須得番銀四十員方可贖回陳蘭措銀面交盧眉林
牌取贖詎林牌接銀到手復又花用無贖盧眉卽托
無服族弟盧就同陳忠淳往催林牌贖牛還主路遇
差役李管約練賴元祥賴敬民詢知情由詎李管卽
稱盧就係屬縣賊將盧就鍊鎖帶至飯店寓宿聲言
送官盧就被誣情急自縊殞命緝獲各犯到案究出

前情屢審不諱將李管擬絞盧眉擬軍林牌等擬徒
具題應如該撫所題李管應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
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奏請

定奪該撫既稱盧眉合依積匪猾賊爲害地方不論會
否刺字發邊衛克軍例發邊衛克軍林牌合依盜牛
五隻以上爲從減一等例枷號三十五日杖九十徒
二年半會元合依盜牛窩家知情分贓與盜同罪例
其窩賣盜牛五隻以上應枷號四十日杖八十徒二

年免刺查各犯事在

恩詔以前除軍犯盧眉不准援減外徒犯林牌會元均應減爲杖一百等語查徒犯林牌始而夥同盧眉盜牛多隻賣銀分用及事主查知勒銀贖牛及至接銀到手又復花用情殊可惡雖逢

恩詔不准援減餘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再失察捕役誣良致死之護理南勝同知事試用知縣漆以杜照例革職遺漏刺字之平和縣調任歸化縣知縣譚嵩鶴照例於現任內罰俸一年有紀錄一次應銷去紀錄一次抵罰俸六個月仍罰俸六個月乾隆二十一年

八月三十日奉

旨李管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因失察捕役誣良
致死議以革職之漆以杜著問問該督撫若係才具
可用之員奏聞仍留本省酌量委用如辦事平常送
部請旨餘依議

誣告巡檢故縱逆黨并將胞兄親姪牽告外擬
絞決部改發黑龍江當苦差

刑部會看得河曲縣已革捐復監生張昌慈挾仇誣
告河邑司巡檢寇元極等縱放逆黨一案據晉撫蔣
疏稱緣張昌慈素行強橫曾侵佔河保營官地經
巡檢寇元極清查勒追張昌慈恃衿混罵寇元極詳
革監生毆社完結張昌慈懷恨兼怨伊兄張昌恕伊
姪張成已不爲幫護後有河保營兵王生金獲賊王
伏押送寇元極查訊王伏在途竊騾一頭賣給楊高

又矚知楊崇甫缸房布疋頗多至夜往竊被獲寇元
極備文僉差弓兵劉功奎雲將王伏押赴河曲縣聽
審至晚投宿王宗明店內乘解役睡熟潛逃寇元極
報縣該縣熊芝並不報叅僅諭嚴緝在案後張昌慈
赴部捐復監生行文取結前署任李炳以已革捐復
追照詳革并擬杖責張昌慈追恨事起巡檢力圖報
復又因當商王博王茂張時新等俱曾與伊角口爭
訟而伊義兄張昌仁亦因伊霸佔房屋令妻陳氏出
控均有嫌隙遂借王伏脫逃一事捏爲王博等囑託

巡檢縱放盜犯李七併串奸黨張昌仁之妻陳氏誣
控霸產等詞赴縣呈首前署縣李炳查無李七之案
批飭不准張昌慈不能洩恨復捏稱李七爲馬朝柱
逆黨添入王博等會與逆黨交易囑託巡檢中途釋
放併控寇巡檢張昌恕唆使奸黨張昌仁之妻陳氏
妄控霸產屢在縣州撫院衙門稟首不准等情奔赴
都察院瀆控陞任撫臣恒文奉准院咨檄司委審茲
據布按二司等審擬詳解前來查巡檢寇元極審訊
者實係竊賊王伏並非盜犯李七張昌慈欲借王伏

潛遁指爲縱奸圖害官民惟恐獲犯質審故將王伏
改捏李七使無對証臣復嚴審寇元極併王博等均
各極口呼冤卽張昌慈亦自認挾讐誣控不諱又張
昌慈賃住張昌仁房屋不給賃價審因張昌仁年老
乏嗣張昌慈之母將伊房產主令私分則張昌仁之
妻陳氏出控事切剝膚何用他人唆使又張昌慈所
稱寇元極等通同縱如歷次赴縣赴州控告不准今
查惟有前署縣李炳任內控詞一紙亦並無逆黨馬
朝柱字樣此外遍查別無控告之案復詰訊張昌慈

自認惟恐京官不准故而裝點虛詞自屬情真總之
馬朝柱乃屢奉

諭旨嚴緝之犯豈肯任巡檢僱用鎖索差役兩名押送之
理是張昌慈之挾讐妄控固不待言查律載凡謀叛
共謀者斬知情故縱者絞又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
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各等語今張昌慈誣告
巡檢寇元極故縱逆黨更將伊胞兄張昌恕親姪張
成已等多人一併牽告逆倫害理若僅依誣告人死
罪未決問流加徒無所示懲將張昌慈擬絞立決刺

字具題查張昌慈誣告巡檢寇元極故縱逆黨李七
並將胞兄親姪一併牽入情殊可惡但究屬誣告未
便竟依故縱叛犯律問擬不應如該護撫所題擬以
絞決惟查該犯挾嫌虛捏臺告多人若僅照律擬流
加徒不足蔽辜應將張昌慈發往黑龍江克當苦差
以爲惡徒挾嫌誣告者戒再查定例軍流徒杖笞等
犯如已加肘鎖多差解役脫逃者罰俸六個月又律
內事應申上而不申上者笞四十又官員犯私罪笞
四十者罰俸九個月等語應將簽差不慎之河邑司

巡檢寇元極罰俸六個月不卽報叅之河曲縣降調
知縣熊芝照例于補官日罰俸九個月再此案係刑
部主稿合併聲明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奉

旨依議

疑竊誣拿毆傷其母自縊比照誣告致死擬絞

刑部會看得革捕陳士章等誣陳士龍行竊訛毆並
毆傷陳士龍之母畢氏致氏自縊身死一案據河撫
圖疏稱陳士章與陳士龍同姓不宗素識無嫌乾
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陳士章聞余子童家被盜
女衣至三十日撞遇陳士龍見其所穿衣衫係女衣
所改疑伊偷竊起意邀田其珩偕至陳士龍家詰其
女衫改穿之衣竊自誰家陳士龍稱伊母舊衫改做
陳士章誣指行竊余子童家之贓陳士龍不服向毆

陳士章卽用鉄鞭毆傷其頂心等處畢氏趨往救護
將陳士章扭住田其珩拉勸被畢氏撕破衣服田其
珩氣忿卽用陳士章鉄鞭毆傷畢氏右臙肋畢氏又
用頭向撞陳士章陳士章復接鉄鞭毆傷畢氏右脚
腕骨損倒地復磕傷左腮肱畢氏受傷深重痛忿難
忍當晚投繯殞命屢審不諱將陳士章比律擬絞監
候奏請

定奪田其珩擬軍具題應如所題陳士章合比照誣告
人因而致死者被誣之人委係平人依誣告人因而

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絞罪奏請

定奪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奏請

定奪該撫既稱田其珩合依將良民誣指爲盜嚇詐取財不分首從例發邊遠充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有妻謝氏該犯情願隨遣照例一併發余子童家被竊贓賊緝獲另結等語均應如所題完結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旨陳士章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誣拿平人爲賊以致自縊比照誣告致死擬絞
刑部會看得費繼武誣指姚五爲賊致縊身死一案
據妄撫高疏稱緣費繼武與姚五素不認識姚五
背負行李經過費繼武門首費繼武因聞犬吠慮匪
竊開門出視見有一人奔跑費繼武聲喊捉賊姚五
並不回頭費繼武追至塘埂姚五絆跌費繼武捉獲
費繼武因形迹可疑送至水月菴內令菴鄰往喚汛
捕江玉適有經過捕役楊玉聞知有賊查看費繼武
令其鍊鎖楊玉以該處非伊所管回答費繼武用言

激厲楊玉隨將姚五鎖繫柱上嗣江玉到菴楊玉令
江玉換鎖江玉索飯食畢進房驚見姚五用鍊自縊
殞命審認不諱查誣拿平人爲竊並未拷詐亦未送
官被誣人自縊身死律無正條費繼武比照誣告人
因而致死例擬絞監候奏請

定奪具題應如所題費繼武應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
被誣之人委係平人依誣告人致死隨行有服親屬
一人絞罪奏請

定奪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請

旨定奪該撫既稱楊玉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號一
個月滿日折責三十板革役等語查楊玉事犯在

恩旨以前應予援免餘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二十二年
六月初三日奉

旨費繼武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illegible]

刪改口供例應革職誣告姦贓情事不應照威
逼人致死枷杖駁案

刑部題議得樂清縣知縣宋鰲典史徐顯濫差擾害
狗庇捏詳一案據浙撫楊疏稱緣有陳雲如與胞
弟陳阿昌各有藍布小衫一件乾隆二十一年四月
間陳阿昌曾雇陳紀富幫工欠少工銀八分將藍布
衫一件抵給適五月初三夜陳雲如家被竊布衫衣
物于初四日早訪尋至呂浩如門首值陳紀富在呂
浩如家走出陳雲如見其身穿布衫與伊被失之物

相同卽認爲確贓將陳紀富扭住陳紀富爭辯呂浩如之妻應氏因聞陳雲如等在伊門首吵鬧叱之使去彼此角口陳雲如以陳紀富從應氏家走出隨指應氏之妻呂浩如爲窩家將陳紀富用繩拴回投保稟送該典史徐顯審訊陳紀富供明布衫係陳阿昌抵給工錢並非偷竊因陳阿昌出外陳雲如疑爲狡飾徐顯隨將陳紀富取保候陳阿昌到案質訊匿不詳縣復以陳雲如稟內指告呂浩如爲窩家擅差衙役張玉喚訊張玉忠病將票轉交高洪耀代拘適呂

浩如他出高洪耀卽向伊妻應氏索食午飯并索取
盤費應氏貧無設措將食鍋一口推給高洪耀輒將
食鍋擲碎而去應氏以事由陳雲如誣窩而起於六
月初三日晚赴陳雲如家敲門索賠時陳雲如已睡
閉門不納伊妻林氏在內詈罵并嚇稱欲毆應氏氣
忿莫釋卽於是夜在陳雲如門首自縊殞命該縣宋
鰲據報驗訊當經鄰保人等供出典史差役拘喚需
索碎鍋情由并卽弔驗碎鍋携回貯庫因高洪耀未
經到案取供虛實未定遂將差擾碎鍋情由概不入

詳止以應氏被誣輕生等情於十一日先行詳報旋於十四日宋鰲拘獲高洪耀等覆訊質明勒索碎鍋屬實當將高洪耀責懲又以典史徐顯共事日久始終狗庇不行詳揭經臣訪問題叅奉

旨革職審擬研鞫各供不諱查此案宋鰲將該典史徐顯濫差擾害情節初詳既不查明敘入迨覆訊高洪耀已經供認猶復因循不卽詳揭實屬有心狗庇應照狗庇屬官例降三級調用所有原叅革職之案應予開復典史徐顯應照佐貳官借捕盜名色濫差衙役

苦累小民致死例革職已于本案革職應毋庸議陳
雲如合依因事威逼人致死律杖一百枷號一個月
發落具題查例內承審官改造口供故行出入者革
職等語是承審官改造口供無論初報成招俱應按
律定擬並非專指定案成招而言今朱鰲于驗屍時
據鄰保人等供出衙役詐贓碎鍋情由已將碎鍋弔
驗貯庫乃於通報文內將初招供詞概行刪抹追覆
訊高洪耀又經供認明確猶復不行詳揭則其初報
口供不詳細敘入之處實屬有心刪改以故出典史

徐顯之罪情事顯然該撫既將宋鰲以刪改口供題
叅革職既經審實乃將宋鰲照徇庇降調之例轉請
開復于例殊未允協至陳雲如以曖昧不明姦賍情
事平空捏告報復應氏叱去之嫌在例自有明條乃
僅以威逼人致死律科斷亦未平允臣部不便率結
應令該撫另行確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二十
二年八月初八日奉

旨依議

誣告人妻爲娼復行辱罵致令自盡比照誣告
人因而致死隨行親屬一人例擬絞從犯杖流
刑部題會看得鄧士魁等擾詐誣告以致吳天裕氣
忿投河身死一案據蘇撫託 疏稱緣鄧士魁本屬
無賴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吳天裕因子週歲
邀親友倪傳等在家飲酒鄧士魁瞞知圖吃白食卽
糾錢文九陳喜范星源前至吳天裕家中索飲鄧士
魁因倪傳見而不理隨肆混罵時值吳天裕買麵回
家與之理論鄧士魁遂將吳天裕手中之麵打翻並

碎碗盞兩相爭鬧錢文九亦幫同詈罵經衆勸散吳天裕旋赴社壇汛喊稟移縣鄧士魁聞知於十二日投商何彥邦計圖誣控被毆何彥邦教唆捏陷吳天裕之妻張氏爲娼倪傳與之爭姦起衅致遭毆打將錢文九范星源開列爲証鄧士魁應允何彥邦卽代寫呈詞交給鄧士魁告知錢文九卽行控縣并向范星源說知迨鄧士魁途遇天裕復屢次逞強辱罵吳天裕氣忿於五月二十九日投河殞命報縣驗審不諱鄧士魁合依誣告人因而致死例擬絞監候奏

請

定奪具題應如該撫所題鄧士魁合依誣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人委係平人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奏請

定奪該撫既稱何彥邦合依敎唆及爲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至死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錢文九聽捏作証應照証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范星源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卽首告律杖一百陳喜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但滋事肇衅釀成人命擬杖均未足蔽辜范星源陳
喜應各加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發落等語均如所
題完結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奉

旨鄧士魁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圖姦不從反行誣竊串差往捕夫妻出爭致夫
誤傷妻死不應以夫絞抵

刑部題會看得石海山戮傷伊妻李氏身死一案據

川督開疏稱緣石海山出外趕場杜林見李氏獨

處起意圖姦遂至石海山家討火吃烟手捏李氏身

上李氏喊罵言欲告官杜林與圖掩飾反誣李氏偷

伊簞鼓爭鬧而散杜林惧石海山回家控告遂邀素

好之革役嚴才商裴差役誣竊往拿欲使石海山畏

惧不敢具控嚴才應允隨帶舊用鉄鍊又轉邀伊兄

嚴萬有暨田黑子左昇等同至石海山門首杜林先喚出石海山聲言縱容李氏行竊業已報官差拿李氏聞言不甘出與杜林爭論嚴才等踵至杜林卽喝令將石海山拴鎖嚴才正在取鍊石海山退進屋內拾取尖刀向杜林奔戳適李氏正向杜林撲毆杜林用手一推李氏身往後仰石海山收手不及以致誤戳李氏脊背偏右倒地殞命審認不諱將石海山擬絞監候杜林擬遣嚴才擬徒具題查此案杜林調姦石海山之妻李氏不從因其喊罵言欲告官與圖掩

飾遂誣捏李氏偷竊笋殼糾出革役嚴才等四人假稱官差赴石海山家強指石海山縱妻行竊喝令拴鎖李氏不甘山向杜林撲毆石海山因杜林始而圖姦伊妻繼又誣竊向捕憤恨交集遂進屋取刀向杜林赫戳杜林卽將李氏攔推氏身往後一仰適迎石海山刀刃致傷脊背立時殞命是李氏之死伊夫石海山雖持刀在手實因杜林逞兇將李氏攔推抵禦以致櫻鋒斃命今該督將石海山坐以毆妻至死而圖姦誣竊逞兇攔抵致死人命之杜林轉擬發遣揆

之情理實未允協應令該督詳審案情另行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假差拷賊誣扳窩家以致畏累自盡駁依誣竊
爲盜逼認致死例絞候

刑部題先據河撫咨泌陽民邢三假捕訛詐耿東洪
畏累自縊身死一案緣邢三赴耿東洪門首看戲遇
素識之盛四閒談適耿三亦至盛四隨告以耿三曾
偷伊鉄鏡一桿現在耿東洪房屋之語邢三輒起意
訛詐謊言已克捕役將耿三拿住用繩捆手將刀背
拷問耿三承認邢三隨找耿東洪適值他出將其兄
耿東亮同耿三帶至王士傑店內是夜邢三嚇唬耿

三教令誣扳耿東洪爲爲家耿三隨稱耿東洪窩藏
賊盜九十觔錢十二千邢三給王士傑飯錢僱令同
耿東亮至耿東洪家查無盜錢耿東洪畏累避出邢
三嚇唬東亮聲言稟究耿東亮求免到官央地方劉
進忠說合給錢三千五百文保回措錢詎耿東洪畏
累自縊殞命查耿東洪之死實由誤留耿三在家居
住後偷竊事發恐被拖累輕生自縊邢三未與謀面
並無逼辱情事不便擬以絞抵但其假克捕役將耿
三私行拷打教令誣扳并押帶嚇詐財物實屬不法

邢三合依將良民誣指爲盜捉拿拷打嚇詐財物不分首從例發邊遠充軍主士傑等疑杖咨部經臣部以例載捕役誣竊爲盜嚇詐逼認因而致死者照誣告致死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邢三因竊賊耿三現住耿東洪房屋輒起意圖詐假充捕役教令耿三誣扳耿東洪爲窩家復將伊兄耿東亮押帶嚇詐財物以致耿東洪畏累自縊身死該撫雖稱邢三與耿東洪並未謀面不便擬以絞抵但耿東洪之死實因邢三逼詐所致若僅照將良民誣指爲盜擬軍殊覺情

重法輕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到日再議咨駁去
後續據該撫將邢三改依誣竊爲盜嚇詐逼認因而
致死例擬絞監候具題臣部照擬議覆乾隆二十四
年四月 日奉

旨邢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